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七

文五

記類

此卷皆

昭代鉅公紀事之文也予覽張李祠記則忠孝之

心沛然

主焉讀正學諸作則聖賢之志勃然奮焉誦三功四

忠之碑則儼然思仰止焉閱西岷劒閣之作則銳然

圖保障焉於墓灘都堰可追功矣於戰馬鐵牛可標

烈矣於錦屏草堂可觀風矣於胡公陳婦可樹節矣

噫繹斯編也詐謂無關世教哉此外名家類多巨作

限於聞見未盡搜羅尚望博雅補其未備意實緝切

婦代多妙詞銀管名流能無佳賞乎

忠孝祠記

國朝張 衍

漢晉之臣卓然以忠孝見于世者蜀有廣陵太守張綱在順帝時以危言直道適梁冀之姦漢中太守李密孝心純篤終養祖母不就晉武之召即夫兩賢之心忠君愛親精誠剴切貫于金石通于神明是豈矯情干譽而爲之者百世之下聞其風思其人猶足以興起良有以關於綱常世道耳嘉定古犍爲郡今眉州彭山縣壯里兩賢之墓俱在焉昔人因是而祠之題曰忠孝燬于兵有年矣洪武六年冬按察司僉事天台戴文信按行是邑得宋時斷碑其事蹟可考因語邑大夫士以兩賢節行炳耀今古若等盍修復故事維風勸俗即與鄉老同構堂及門廡列垣并備祭器樹竹木衆樂爲助凡三月而成于堂宇煒煥軒戶明敞

山煙雲之態度森羅輝映出自天象而規模勝槩甚殊昔僉憲以刻文示後爲請余嘗慨漢末政紀失馭順桓之際梁天擅權當時莫敢言議其非張廣陵綱獨奮然劾大將軍無君之罪以彰天憲蓋其心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可謂盡于所事矣既而爲冀所陷出守廣陵開示明信單車降張嬰等盜南郡以平及李嬰等服喪歸葬築墳此又功德政理卓然過人遠甚抑使世之嘿嘿取容苟祿以逢其君者知所媿矣嗚呼賢哉若李漢中密當晉武平天下之初威行海內方銳意求賢以洗馬召在他人必僂首奉命無敢抗君獨從容表陳其情雖迫以嚴命終不可奪是其篤于親親供于子職不計外之輕重使世之僂倖利祿苟進以遺其親者知所鑒矣嗚呼賢哉然兩賢之事詳

諸史余特以忠孝非殊故爲臣子者義之至仁之盡以之事親事君易地則皆然且古者鄉先生歿而祭于其社聖朝以忠臣烈士咸致祀典憲僉才識明粹熟諳憲體能以明教爲先務是舉也將以弘忠孝之化立懦敦薄爲勸非持一鄉一邑而余喜其有志于綱常世道冀其他日登用以裨國家之政其施設遠大蓋可徵於斯故爲之書洪武九年三月中占奉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河東張衍書

學孔齋記

方孝孺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成而是氣也未嘗爲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榿楠得之

以爲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爲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爲威黍稷稻粱麻桑絲枲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肖翹之類蛻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辯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載之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爲莊周卑焉而爲申韓恃焉而爲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

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墮為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為南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者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為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之為文景為明章為太宗為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為宗英或知為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里而不底于大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為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

虛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賤施惠之事孜孜為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間論群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為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蓋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己文王之

不顯亦臨無戰亦保顏子之克已復禮服膺不情大聖大
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
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群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
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
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爲人
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
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
徃徃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
一作類被也夫以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
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
推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
自歿下始以一洗徃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孝思堂記

方孝孺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
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
自庶人以上滑甘膳美之品纖麗溫潔之服孰不知奉乎
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
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缺然不能脩德以顯
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
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已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
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
誘取悔而恒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
而親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
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

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
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
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既
而遂登朝為御史由御史為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
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
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
履道有祿以具肥甘供裘葛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
勇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
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
鄉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
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
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

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
愿者無所寬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
不惟欲徇乎已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
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
因以不朽矣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
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
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
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為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
上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
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為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
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聘置左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脩體驗為務與公論辯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王愈加欽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明于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紛爭人尚詭異各自知能自立門戶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揚墨之為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橫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

其為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亦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為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岐選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為何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頽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為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落之懷得理奧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群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

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澄氏若許謙氏
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
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返有過之則夫凌高
駕虐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立仁人
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
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邇三
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為役幸
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睿念之萬一苟
以為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為御焉

開元寺脩法堂記

解縉

金仙之教始自西土開權實頓漸之門弘半滿偏圓之旨
指真實際啓度群迷則佛之為佛雖由法生而法非佛不

弘也自雙林示寂流於震旦蔓延綿續燈焰有輝亦惟以
存法焉故出家之士思欲紹隆祖道振揚宗風超詣上乘
非法莫可是以百丈大智禪師創造叢林必首建法堂以
為會淨徒暢真詮之所誠以大衆旅聚必依法為宗又以
表僧之為室必能繼佛傳法然後可竝立而為三也夔州
城西有梵剎曰開元寺乃了休禪師有無聞者肇創造于
唐燬于兵皇明啓運大闡玄教於是上人有廣海者職綱
緇流據席茲寺憫厥頽圯力為已責乃即郡耆彥共圖興
復躬持囊鉢于歷檀信以啓腴緣於是輸貨靡不樂相計
得施若干緡遂罄其入即大雄殿後建蓋法堂若干楹壯
嚴高廣人天具瞻於是師席有位聚徒有所進趨戒臘不
失觀望堂成之年上人以應

召來京師徵余記之余謂自大法下衰出家之徒惟假形
眠以竊僧號啞羊鳥鼠比比皆然疇克知佛以法傳而僧
由法以立乎今開元為寺卓擲形勝燈燈相續式恢前脩
而法堂之建實祖百丈師創立叢林之意然維揚席揮塵
者能以闡法為心入室受教者能以傳法為事而後可以
建法幢鳴法鼓以法器相授受則佛日益光宗風愈振不
爾堂自堂爾法云乎哉遂書以歸之俾刻以為記

神木山記

胡廣

皇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有司毋擅用一
夫取一材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
熙洽迺者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群臣曰古者建都必營宮
殿朕肇壯京恢弘舊規以永詒謀顧興作事重惟恐煩民

然不可後群臣僉曰

陛下慎恤民力視之如傷而民皆樂于趨事

皇帝曰爾往試哉乃用命入山以伐材焉用民力拾取其
一給以禦食歸其備直而民忻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
程斲而集工部尚書臣宋禮取材于蜀得大木于馬湖府
圍以尋尺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庸萬夫力乃可以
運將謀刊除道路以出之一夕木忽自行達于坦途有巨
石巉然當其衝夜聞吼聲如雷石割自開木由中出無所
齟齬度越險岩膚寸不損所經之處一草不掩百工執事
顧視謹誦踴躍交慶事聞廷臣稽首稱賀謂 聖德所致
皇上辭以弗逮推德于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
然穠麗及祭之日先降微雨洒絳游紛俎豆既陳薶薶

雲玄雲倏消天雨澄湛明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靈徐來神
用俱歆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
封是山爲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答神貺

命臣廣爲文以紀其事刻之于石臣廣頓首受命仰惟

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斡旋萬化陰陽鬼神隨
機應動脗合無違故凡有施爲嘉禎沓至是山川之神協
贊禎符宣暢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卓物表有不可
以知巧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矣夫充塞兩間者
鬼神之功用若川水雲游日煩雨潤風霆鼓動寒暑更迭
歟陰忽陽變化揮霍其迹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景
星慶雲和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
力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闕默輸寔由聖德感孚神明協應

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聞見可知已夫人之所不知不能者
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而測夫鬼神之能宜
其有弗知也况凡天下名山大川奠于方域之中出雲雨
產材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神木之山所產良材自
萌蘖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闕呵禁以待于今日
然則神之効靈者非一朝一夕也茲今之顯應所以兆
皇帝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可少哉稽之于傳凡有
功于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著寔爲偉茂載之祀典于法
宜宜臣廣再拜謹書其事爲記并系之銘以頌歌聖德且
以敕揚神休銘曰

皇明受命統馭萬方六合泰寧物乂民康端拱垂衣無爲
而治蠻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感孚

百靈俱歆壯哉壯京龍飛之所常用貽謀大啓厥宇慎恤黔首咨訓在廷庶民子來于始經營

皇帝有詔取材於蜀神木之山岷岷是屬榎楠豫樟絜之百圍神用呵闕以需于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斂凡厥所產悉呈弗掩良才芘芘孔曼且碩載而輸之萬夫入駱曾繼峭壁直矗尊崇深谷唵呀飛流怒淙有岩厥途其石截業徐步曳武猶慮債貽方謀夷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忽宵行越澗踰壑砰磕如雷巨石礮礮隨闕以開維山有神維神昭靈默驅六丁節相

皇明神衷顯宣嘉禎斯應以兆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新廟歲以饗之醴清牲腍籩豆靜潔殺益維旅羶藪有飶春蘿蔚陰秋菊垂芳裸薦以時禮儀有章

執事駿奔秉虔以對濟濟踳踳罔敢或懈神之來享驅雲駕風翳以鳳凰駢以虬龍靈旂揚揚神既降只鼓舞鏗鏘神醉以喜神永宅茲時雨時暘眷此邦氓易沴作穰

皇德同天幽明畢被制靈祠以忠神祀礪石刻銘茲山寔侔頌宣

皇德永著神休

西岷保障圖記

周洪謨

蜀爲坤維大都會三面鄰蠻楚蕃羗南則夜郎靡莫西南則邛笮都西壯則冉駹冉駹有六夷七氏九羗即威茂三州之地也又其西乃爲松潘松之西壯爲吐蕃東南維氏羗種落既繁險阨彌固辟夷據巖嶂以爲邛籠礪礪善製堅甲勁弩走崖壁捷如猿狖九蜀民之轉輸松潘者常掠

於道其爲蜀忠從來久矣然而松潘之所以深入而壘者
蓋以據群夷之隕室而杜其門戶故群夷之不敢覬覦成
都者以有松潘也四川都司都指揮使周公貴往歲奉
勅往備其地方蠻酋董布等出沒公屢能禦之而夷黨劫
奪軍餉公又能親督矢石擣殲其衆事聞於朝遣使賞
勞由都指揮同知而進今秩士君子有繪圖獻之者題曰
西岷保障蓋以嘉公之功而繫之曰西岷以松潘在岷之
西也雖然蜀微之要害者莫若松潘松潘既靖則全蜀靖
矣是西岷之所以保障者豈非全蜀之保障也哉繼自今
尚其益殫乃心益遠厥壽使吾蜀永倚公爲長城可也公
有勇畧善撫士卒自藩憲大夫及閭巷士庶皆稱其賢公
之先君子有功

太宗朝積官如公今職宣德間公蔭補成都後衛正統間
征麓川孟養有功故擢官都司公不惟克樹忠烈又可謂
克紹先美矣公以圖來屬爲記故書以歸之

達縣石城記

李東陽

夔府之屬有達縣在三峽上流大山叢谷間形勝險壯蓋
兩川一要地也成化丁未蜀地弗寧

朝廷用守臣議援松潘建昌諸鎮例專置按察副使一人
督領兵備統重慶順慶保寧及夔四府四府之地皆會于
達因設爲分司以居而民兵戍卒伍列歲代者皆在焉分
州董公壽卿實被茲

命故縣城皆上築蜀地多雨歲一再脩脩輒壞費多而益
寡歆圖爲恒計度財與力皆未可然於蒞政之隙退思默

計未始不在此也越三年弘治庚戌官有羸積民困亦稍甦乃用成畫分官役徒壘石爲城廣三里許高一丈七尺凡爲樓櫓高鑰之類皆具遂疑然爲完城焉達之大夫士謂公盛績不可無紀俾繼于來裔會縣學生唐錦星應貢京師以請于予予聞神農之教有石城千仞軒轅作邑造五城縣禹繼作其來已久三代迭興其制筭備仲山甫之城朔方見諸詩歌已爲美績蓋設險守國之義有國者所不可後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其所謂道必有柔遠能邇之政安內攘外之策不專恃乎備禦防守之間是城可備而亦不可以恃也顧後之人居安忘危玩事愒日不加之意所謂撤藩籬而曰莫我攻者則雖有應變之才制勝之術安能保于無失哉蜀之劔門三

峽形勝甲天下遭世承平無所用險而潢池犬吠之警屢出于其內地以屢

廟堂之議其事可鑒而亦不可以不慮也然則分方而鎮因勢而守各竭志力以貽遠圖者豈非良有司之責哉公歷戶部主事河南按察僉事所在以清通著其在蜀尤卓卓有政績城其一也予與公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雅相厚嘗與論天下事謂必彼此相濟後先相繼功不必一人事不必一時苟有以裕民益國者斯可矣公未嘗不以予言爲然達之人方賴公保障惟懇其被擢以去也使繼公而治者皆惟公之功不敢廢且益加葺焉豈獨茲縣之利也哉

城池記

安 磐

吾州介山水中西壯刊山爲城東南濱水而堤堤即城也

城東一水自壯來曰江水城南一水自西來曰青衣水自西南徼外來曰沫水三水皆迅急皆會州東南皆能爲州城患而沫爲最夏秋之交常平城秦李冰鑿離堆以避其患唐常臯鎮蜀時伐凌雲以殺其怒宋麴紹作斗門以止其暴凡以節茲三水也嘗聞之父老云永樂中州學在岸南數十步以今計之正當中流決壘遷徙可知矣正統中郡守段公鑑防以杉柵成化中郡守魏公瀚障以石堤自是乃得不徙州人賴焉者數十年歲久而木朽石傾而地削州人於是復有憂色正德六年安成胡侯準以能名自維摩移守茲土屬搗賊亂東壯重以內水之變州縣戒嚴吾州人之可憂者又有出於三水之外侯時調集兵餉日不暇給乃別駕秦隴胡侯纘宗奉檄脩城城立而盜不

敢近別駕升秩去兩水壞城十六七侯曰予辱守土其可
使茲無城乃謀父老及大叅童公瑞侍御徐公文華暨磐
曰予將城焉又曰自用兵來所在皆城然輒壞屢役不止
予將城焉而俾可久又曰州人病矣公帑有金儲倉有穀
予惟藉其力焉童公而下咸曰唯侯幸惠我嘉人乃上其
事總制少保彭公澤巡撫都御史馬公昊巡按侍御王公
鏜方伯胡公宗道大叅邵公賁少叅盧公綸僉憲郭公東
山悉從侯議而郭公主張助成爲尤力侯乃率執事者矢
之神曰必期率事無踈緩乾沒者有幽罰八年冬望日
始事掘地深八尺萬杵齊下砌石厚凡八尺以附於土編
栢爲柵以附於石柵之外仍衛以土石自柵而上東城高
凡十有四尺南城高凡十有六尺厚則以漸而殺上置女

牆高凡五尺延袤凡六千餘尺凡石必方整合石必以灰一石不如意者雖累數十石其上必易如其令者賞違者罰人人感侯義莫有毫毛苟且爲心者功半大水卒至叫跳衝擊漫浸者三日州人相視失色既水落城石無分寸動移者民益歡呼牽引起事或至夜分重以澧陽汪侯儉受侯代至亦相與成之於是茲城凡八閱月而成其西北二方之未城者則汪侯之任也四方來觀者咸曰壯哉斯城未見也父老曰段侯以木魏侯以石胡侯實兼之城如是焉世世夫何憂且侯用財當而運謀審待物誠而集衆惠又能不畏騰口成茲大功不可不記以垂無極因以記委磐謂侯在州之政皆可書而茲其大者故記之是役凡用夫萬人木工百人鐵工五十八石工一千三百人皆計日而給餼與直鐵萬斤栢萬株灰百萬石石百萬餘片運石之舟百艘白金二千五百餘兩米一千餘斛帑儲之外侯之區畫居三之一焉于特別駕南安郭君廣徽山任君倫賓贊秦州趙文峨眉主簿章立閻惠威遠訓導茶陵李琮或參其謀或理其事皆於茲城有功而執事董率之官與民皆遴選而勤勞者則以名姓附之碑陰

平墓順灘記

安磐

蜀之灘以千計戎州之西最險戎以西灘以百計犍爲之墓順最險灘在犍爲西十里石牙中橫江水走其上前壅後迫勢不得不起而立衝撞噴薄叫號怒激聲聞十數里外舟人上下咸默膽重足睜目屏氣以幸無事一失其勢輒破壞漂溺不可救人死是灘者歲以千數也昔李冰守

蜀鑿豚崖以避洙水之害豚崖在嘉州犍為今之犍為嘉屬邑也相去不遠不應舍之不治然冰之治水也多沉犀以彈壓湍急犍為故有沉犀驛豈冰嘗治之而無成歟抑江流變遷當時水由他道而無是險歟不可知也正德丙子蘄陽張公思齊以憲僉行縣邑入赴訴萬口一辭特適有幾公可與事公進諸生而語之吾受天子命官以水利為名豈一一利之去害乃以為利也計度安出諸生曰濬其西岸水放而西灘其可夷公曰然吾意如是驗其同耳具事委曲得俞監臨監臨者巡按監察御史盧公雍也乃卜乃虔臨江用牲萬夫齊奮身自為首壅石為堤以木為捍既鑿既疏自下而上時天大寒雪兩交集公撤去麾蓋勞來巡行率至夜乃息凡在後者益感公意并力趨事兩

月告成導江之日人士走觀空其一邑歡呼嗟嘆不圖厥功乃至於此由是灘險遂虛而夜亦可航矣州倅任君倫邑令王君大衢於斯役與有勞者率諸生余恭周德詣磐曰代來之險平之一旦積歲累年無一舟覆公功大矣記其可無磐辱公同年與聞始議用紀成事曷其敢辭聞之泔千人者其後必大公之所活何止千人大不於公無與而吾人之頌功受賜家戶戶祝當與此江終矣公去蜀之十年始得次而書之屬邑簿王君某刻石以垂無極

顏魯公廟記

錢福

甚哉君子之有益于世也一進退存亡之間而國脉之安危係之道運盛衰係之人心之邪正係之而其正大之氣自足與天地相為悠久日月同其照臨山川游氣風霆雨

露同其下上變化恍惚而不可測擬者也彼小人暗賊巧
陷自以爲得而不知適有以成其名表其忠益助其氣卒
之自戕其身與鬼蜮狐兔同漸滅而萬世之下孰輿論事
者裂眦碎齒將甘心焉其爲得失何如哉迂儒曲士乃執
區區明哲保身之陳迹以爲墮于小人之計不知所係之
重所得之多有如此者是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唐司徒
太子太師刑部尚書魯郡文忠公首倡義師遏胡鋒于方
熾終執臣節巨破逆黨之沉迷率百官朝上皇而天下始
知有父子之典論諫官不白宰相而在朝始知通上下之
情與魚朝恩論坐位而縉紳始知抗宦官之勢其語盧杞
以先中丞之故以賊未平姑以激其忿而圖濟其事非故
犯其所惡聞而爲私譖也其使希烈二十月未即死者尚

異有以感悟之猶前日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之意非徒然
也於戲雖無典刑尚有老成人天之留公以爲唐也厚矣
公在一日唐之典刑尚在一日雖拘幽于蔡而天下隱然
望公以爲赤幟雖逆黨亦知所畏憚觀其始至而即款遣
還四凶之辨一劍之請諸公朝天子之對皆其志已決而
天故留之以明逆順之分者也蓋其時有雖欲即死而不
得自由者豈有當天子未識何狀之時能以一旅抗強賊
而功成位尊年且八十而異遣死于必不兩立之賊手耶
于是知論者非惟不足以知公亦不足以知天矣故嘗謂
公之名位勳業大畧與郭汾陽同其見忌權貴聞命即赴
以絕嫌疑者亦與汾陽同而其所不同者汾陽握兵久一
時叛逆皆其裨將部卒故有免胄而見望風而退而公以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一書生持三寸舌亦手入賊一死報國固其所哉當艱難之時發婦美食之徒皆當思一奮以竭無所逃于天地之義而况如公者顧欲以君子不用為相為非知已而僅徇七十致仕之例以歸尚足以為公哉即歸將安所容其身哉吾于是有以亮公之心而知終唐之世大患深禍若夷狄藩鎮閹宦奸相與夫父子之不正皆自公別白之而他若李泌以外皆不得而知也其所係豈淺哉營山故隸蓬公率百僚謁上皇忤李朝輔時國出為蓬州長史故于今祀之誌稱其仁以撫民寬以御衆卹其災患救其饑寒為廟祀之所由立余則以為公之正氣塞天地入人心者無所間而于此益可見矣今任君重其所脩為一毫不取于民而邑人戶部主事唐君臣慕公之風而興起焉者義其役屬予為之記

內江縣廟學重脩記

天賦斯人以健順仁義禮智信之性足以推於倫理日用施於脩齊治平建斯世之業由古及今其降衷同也然有因其地而風俗異者同魯國也而闕黨難與言善同齊國也而其東野人不知堯舜雖孔子孟邇只未易化豈非聖賢亦必得位然後能奉天命淑人心陶冶世道於無方歟惟我

皇上建極以臨海宇百年之久萬方之遠無處不有詩書絃誦之聲科貢才俊之出可謂盛矣蜀之成都府內江縣自京都視之道途遐邇窮累月之力水浮陸走乃克至昔者

英宗皇帝復位紀元天順初載其縣令稷山張泳見廟學
自宋元兵燹墮廢屢經之餘洪武以來建構重惜民勞未
底壯偉之規思所以新之鳩工興役始於大成殿未幾丁
艱去臨海謝熙繼來爲令克終前績於是聖賢龕像塑飾
炳炳闐其從祀無延袤深廣伐石甃之次及學門東西齋
莫不材甃堅整棟宇弘麗以

今天子成化二載冬也落成蓋自

國初至今其成乃無遺憾也由斯觀之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咸豈不信哉縣教諭蕭翰吉之

安成人三同郡士也道其顛末且其學所育士素多汲身

科目今任官於京者戶部主事李臨安吳玉請予記其言

曰廟學在縣治西里許來山蜿蜒自岷山千有餘里廟學

據山勢之所止長江繚其背平岫橫其面清泉流爲泮池

四時瑩然左有小溪之縈紅山右有崇峰茂林長生觀之環

拱江之外層巒疊嶂獻秀色四天觀其言之意若以爲斯地

之勝宜鍾於人凡在學者必有成也子曰然亦在乎勉學

而已恃地勝之獨異而學不勉是徒居斯地者也稟天性

之皆同而學不勉是徒賦性者也遭逢

聖時樂育造就之弘大久矣而學不勉是徒際斯時者也

天賦於上地載於下

聖治隆於中內江之士勉學於已斯得之矣是爲記

內江縣廟學重脩記

中江來自汶山洛口至吾邑三堆迤流而西而壯而東而
南又拆而西至於黃市距三堆上流不十里縈紆環抱乃

百里許四山復周匝旋拱邑治廟學實據其勝上帶溪復
圍遠學宮以匯於江宋以前建置莫攷紹興嘉定間縣令
鄧棐李正炎相繼脩治宜維斯地我

國朝洪武六年開設因之中間燬復不一邑侯齊伯良麻
城吳山稷山張泳錢塘准禮臨海謝熙巢縣王與臨武陳
經安福劉廷策辰州潘崇武昌賀爵漸次增飭載在邑乘
碑扁可攷也用是鴈塔泮池踰房射圃凌雲閣鳥翼暈飛
宮墻之美足稱山川形勝用是吾邑校聞於全蜀乍來上
兩旁風甍斲斷脫椽楠府內拆殿角披綴梁棟傾歎氣象索
然也嘉靖癸卯夏新安王潢胡侯川楫以名進士尹茲土
首詣拜瞻進講既達觀形槩則測然語諸生曰廟若斯何
以安

聖神學若斯何以毓士秀是責在我固知六事首務當其
未信將謂厲已湏徐爲圖閱明年政舉人安乃時輯之貴
勸於邑民之趨義者力出於里役之稍隙者問更以贖以
募以助諸所不及廟先歿廡次列戟次櫺星門以及池欄
棹楔學先堂齋次講舍次亭閣以及厝宇庖福頽壓者撤
之歆傾者振之腐拆斷脫者易之彌之屏殫丹堊咸一舉
而新之學西偏舊有祠以祀吾鄉先生乃如是剏屋七楹
二間於祠左以祀前宦之著名者侯意若爲祀鄉之賢固
以勸夫生於斯游於斯者名宦弗祀抑何以勸夫帥於斯
師於斯者乎蓋不獨厚待諸生而其所自待與待來賢意
益淵然深遠矣諸生感奮白其師教諭長安胡萬方訓導
武昌趙宏請紀其實於惟侯甫下車即加意興學作人乃

卒成之不亟不緩不侈於前不廢於後諸生圖志不忘周
宜抑侯脩學之政必假之月日藉賢與力於人也若夫脩
學之行良知良能本其固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自其
天性隨取而足初不俟時假人是責在我學宮既脩講課
而勸勉之倍厥初服侯之責斯盡心差慙矣矧逢
聖明銳情正學諸生尚相與講明義理誠以脩其仁仁以
脩其道道以脩其身舉而措之仰鳴

國家鳴麗駿偉之業以垂諸永久不徒爲一邑一世之士斯不負
朝廷興育之心與侯脩學作人之嘉惠矣如是而後侯之
心斯犁然慰矣如是而後諸生亦不負此山川發祥之盛
與學校誨養之功顧不偉哉是役也主簿余永迪松滋胡
良貴相成之典史曹仁董督之法得備書嘉靖甲辰秋九

月吉

杜工部草堂記

楊廷和

成都草堂唐杜子美舊居之地也堂屢廢矣輒新之者重
其人也子美出處且在本傳堂之興廢亦各有紀載不復
以云今日之舉則巡撫都御史鍾公蕃倡其議巡按御史
姚公祥主其成而鄭公弘恊其謀也既成成都府同知吳
君廷舉以書與圖來屬予記之蓋翹然而起臨於官道者
爲門門之後爲祠三楹遺像儼然如春之所有事焉者也
祠之改作鍾公實委邵僚任之于時以公帑無羨餘未遑
其他他日姚公徃視之則以爲他之不葺又遺後人以郵
是其責在我再令郡中檢括所藏仍以兩巡院所沒入者
益之藩臬諸公亦各助之十一於是他不治者並手偕作

祠後為書院楹如祠之數屋其左右各稱是引水為流橫絕其後橋其上以通往來于前門馬榜曰浣花深處進于是則草堂也堂故在院之前來遊者雜然謹謹弗嚴也姚公乃令易置之院後隙地盡以屬之堂而規制益宏矣堂之左右亦各為屋三楹其東則選釋氏之徒居之以奉祠之香火其西則禮神之器與延賓之具皆貯焉繚以周垣廉隅有截又其東偏為池引橋下之水注其中菱蓮交加魚鳥上下相樂也名花時果雜植垣內盆池楚楚離列其間其外則樹以橙柳像子美之舊也經始於弘治庚申之春落成於其年之秋財不廢而功侈民不勞而事集凡此皆吳君圖之而受之姚公者也夫世稱子美者槩以為詩人愚嘗不滿於是以為詩道之成極於子美而子美之重

於人者則不獨詩也唐三百年間文章之士母慮數十百人而祠於後者僅可指數李白之於匡山韓愈之於潮州是其表著者他若襄陽之孟亭建州之黎山之類則有知有不知者矣而子美之草堂夫人皆知之是獨以其詩而已哉蜀自先秦以來上下數千年間古今通祀者纔數人若秦之李冰漢之文翁孔明宋之張詠皆以功德流遠比于甘棠是以蜀人若是其慕之也而子美徒以羈旅困窮之人軒然與之並是誠不獨以其詩也蓋子美之為人孝友忠信大節具備讀其詩考其素履一一可見至若許身稷契則亦自其所能為者言之觀其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之語則其用處亦畧可知史家不能得其所存而疑其議論漫為之高而不切志其

慕者亦不過稱之爲文先生耳於乎此何足以知子美哉
不知於當時乃知於後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子美之名
若草堂雖與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諸公之舉尊賢勵俗其
於風教豈曰小補之哉諸公之官蜀皆卓有風烈可傳於
後記爲草堂作也故不具述董是後者自成都府檢校崔
瑋而下其姓名皆列之碑陰

八陣廟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之永安宮一在新都
之彌牟鎮在夔者蓋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
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
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剿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
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成其要自令行師

不復敗非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筭而出
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徼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
意以向中原而烏蠻黑爨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
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于二曹三馬之梟敵而
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筭不騁于中原王者
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楚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
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
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有雙豕賊自相乘機肘腋助燎則雖
有倍人之知力者抑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
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
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于蜀漢之事者非以
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

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常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耶慎嘗放舟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粟篆缺燕然銘石藝焉耳人不只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其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者不載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者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四川巡按御史題名記

楊慎

御史之職出則布天子之憲于萬里外一方政令聽命推肅雖僻于絕徼微于童稚無不風動墨吏無藝與豪猾并植束手歸獄其良者則幸其植立引翼以自遂焉激揚黜陟任斯重矣自先王省方之制廢然後巡行直指之使見於史籍東西之畧于是乎知之内外之治於是乎齊之重不宜乎弗重則弗行弗行則遠或忘遠之忘治之矣也

維

皇建極分天下為布政者一十三內十三道實監察之歲

恒
廷遣一人往按其方西南自古歸為遼遠然去漢唐時都

極不過三四千里今
國家宅冀方應壯辰蜀越在萬里公私文告郵達以月期

長吏熾惡簡書達以年期憔悴呻吟之民遷延寃滯之獄

災沴逋逃之變一不達于縣再不達于州天高日遠有終

坐債圯而不能達者矣由是言之巡行之法天下所均蜀

其尤重者也歷國初至今茲歷凡三十甲子而道揆法守

無有遠邇昭如一自近如咫尺禮不勤省方治不出垂拱

實惟明明之憲布在萬里與共職者惟良御史乎行臺舊

有題名石在表著右首永樂甲申逮正德丙子得九十

人積歲勒名碑方已盈丁丑姑蘇廬君師召來按仍伐

更端焉新碑名實自師召始匪用銜交承聯歲月而已因

其名問其行考其時稽其事于政庶有裨乎其說在前碑

之跋實君盡言也將拓大前躋而塞之違又將使嗣者周

旋其吉而興起焉當守之憂庶其可分遠人之望庶其可

達官師之規庶其可盡矣君蒞蜀一年餘崇教厚俗禁憲

去衰吏有治程民有奠業士有譽籍蓋本其學行之懿而

品藻之公發槌之健以成之故卓然不愧其言云碑事適

成君將致代予與為記

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任淵

君子之學曷為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斯已矣是故志

四川總志卷三十一

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地一無是氣則天地亦幾乎息矣而况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蚤以聖賢自期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端在是矣我

高皇帝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

蜀獻王復數言之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望之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

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軍中以烈禍屹不為動天下義之若夷齊如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謂浩然者耶卒之

國禁開於

仁皇遺文盛流天下寶之蓋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究於終泯者如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地義宜建祠乃借隙友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丘公道隆既復聞于王曰隆真儒以光我

先王余責也於是承奉若周宣陶宣甯儀周琦者復慨然各輸數百金以襄睿德祠成乃題之曰正學初潛溪宋先生客莖於夔

獻王 惠王凡兩遷之其墓其祠則宋承奉景之所自營者而今祠則東曠壤也越蜀幽明之遇似亦非偶然者矣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

列聖列王之德此誠關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若承奉宣等之効義夫亦人所難者因并及之且以語蜀之多士

相與游心先生之學云

三功祠記

林俊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變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其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制祀以爲國典無謂加典爲非宜况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蔑名教乃爾可慨矣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爲名乘亂稱帝焉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僞命專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異域爲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已死述可祀他日藍鄢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闕也政而系之教焉淫祠之當毀其有先於是者平常惟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繆竊血食者千數百年以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輩

極是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爲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與焉昔共工氏之伯其有尤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書曰宜于冢土下關雖一里之社土之民其舊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瀆具在祀典潞公所脩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於山川關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也若乃炎精中微奸僞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胄以自依則述將與賈鄧等伍望蜀之萌何自起蜀之赤子何名爲從賊浮橋覆溺八百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于今爲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天地之大

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無赦者况予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述之祀以聲討藍之端道之大關若此無謂然乎哉

夔州府重脩儒學記

蘇葵

事有參天地而莫尚者聖人立人極是也然人極不自立必資于教化而後行教化不自行必資于學校而後行自唐虞三代迄今莫不以學校為首務惜乎去古既遠士多以利祿役志畧道德而專文藝學校將墜於虛器然禮廢羊存苟有善教者因而脩之則唐虞三代之良法美意即此而在是則士之學師之教使不重其大者而惟乘時之所好以為干進之媒已非第一等事矧於文藝亦或歎焉豈不深可慨也歟夔之為郡當全蜀之衝崇山大江襟環抱上自岷嶽數千里延綿遷迤至於是有二峽為濼群峰為鑰其地既雄且吉人士之產宜乎希古邁今道德文章乃不能甲於他郡而反下之究其由蓋郡有學校之名無學校之實工宮墻狹隘堂宇卑陋絃誦游息祭祀飲射皆不足以展布自國初百餘年來守非一人皆因循苟簡未有以是為急務開擴增脩大其規模者弘治己未

壺關楊公奇來知郡事款謁文廟載瞻久之慨曰學校頽敝如此何以勵士風敦教化哉遂默為經緯比三年凡基址深廣規制次第材費多寡力役久近悉定於心乃具檄請於巡撫特予亦預允其牒於是首建大成殿五間翼以兩廡前為戟門又前斬石為櫺星門中鑿類池架石為梁於殿之右建明倫堂五間傍列四齋儀門學門各三間

膳堂五間尊經有閣師石屏弟子有號苑涵有舍廩儲有
厥忠賢有祠表以棹楔衡以墻垣既完且美全蜀諸學莫
之能右經始於弘治癸亥訖工於正德丙寅凡一年為費
三千有奇夫役重費廣民無怨言者以區畫有方財出公
帑而力役則多責辦於貧訟之徒故事不煩而功易於就
緒也落成之日士氣增倍郡之黃耆泊上大夫往來凡有識
者靡不嘖嘖稱賞以為偉哉盛事非楊公廉明通敏曷克
成是然楊公此舉豈直為觀美計哉其意蓋欲弘教化興
道德以贊

聖天子立人極之功亦不但使多士專文藝以取科第而
已士或游焉而不知為學學焉而不知所向向焉而不抵
所成則負於楊公多矣教授羅滋捧狀來請記遂為記之

功緩急疎密之序意自較然洪武晉以來率用是法永嘉
李公羸深躋之唐宋相承世宣其利元始肆力于堰無復
深淘之意無乃公言不足法歟假令沙石湧積水不得東
潤則雖鎔金連障高數百尺牢不可拔亦何取于堰哉矧
所謂鐵龜鐵柱糜費幾千萬緡者曾未幾何輒震蕩湮沒
茫無可賴方諸籠石廉省古令便焉者孰得比來民受其困
宜坐諸此予竊少之乃檄有司置鑿鏤鉅壘後夫二千從
事灘磧以導其流堰則仍民之便而已顧工多日少群力
告瘁未能勉其所欲為究其所當止如公法云者耻也舊
刻相傳在虎頭山闢鷄臺水則其旁歲久剝落索弗獲慮
後之君子無考焉因磨石重鐫碑側云

劍門關記

胡汝霖

劔門以險稱載於書記詳矣予徃徃過之未嘗不覽觀徘徊壯其窮險極峻而嘆古人所稱之不浮也於是按地考蹟究所聞見防守之備何不然哉蓋自漢晉唐宋之間莫不有守明興功被華夏澤流海宇元元又安外戶不閉如廢劔門縣以其地爲利州衛劔關也云且占蜀道必出劔門今廣元入閬中視劔門爲闕劔門過者什才一二豈蜀道漸廣而劔門遂失險邪抑承平之勢然也顧爲劔與昭化經宿之所道狹多阻復寡民舍盜比爲患行者病焉兵備僉憲柳陽李公巡覽風俗爰歷劔門歎曰險如是是可委邪於時劔守丁君楫治劔有聲公遂屬焉且曰地有險無守不可成有卒無居不可善作者不費而事集不勞而民安之在因之而已即上狀中丞訥庵吳公侍御豐村金嘉靖十有五年丙申冬大益書院告成書院在今四川省城之東壯隅四川古蜀都而益州蜀古名也惟我朝聲教暨萬里而四川號稱大藩合今昔之嘉名命之曰大益書院而書院之大者凡以文化輔皇治也與古四書院之制同今

天子中興加意文教薄海內外蔚然向風矣而是書院之成適當禮樂大明之後于時四川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張公瀚巡按監察御史玉洲陸公琳相與落之而顧謂深宜記深自乙未夏來轄蜀司與聞斯事稽諸案牘蓋自正德戊寅歲提督學校僉事王公廷相寔始其事即故少師萬文成公之舊寓前爲講堂後爲燕寢翼以左右之室列爲五齋進爲先賢之祠樹之門闕繚以垣墻于是

書院之體位立矣繼之者副使張公邦奇端方指授于是
書院之師模具矣士之來學者咸彬彬然巡按御史盧公
雍熊公相助以金五百于是書院之潤飾裕矣巡撫都御
史許公廷光巡按御史黎公龍提學副使歐陽公重知成
都府劉天澤王遵益以廡舍實嘉靖之甲申歲也巡按御
史范公永鑾劉公儼相繼買田于雙流以六白金歲入以
四百六十餘石于是書院之居養裕矣副使江公良貴出
學道贖金凡四百左布政使林公茂達按察使許公讚相
與佐協以廣門衢之地于是書院之觀瞻偉矣會張公鯤
以副使來督學政請于巡按御史熊公爵加葺理焉甲午
之歲僉事顧公陽和踵至請于巡撫都御史范公嵩潘公
鑑再新之于是書院之基構永矣巡按御史鄒公堯臣以
爲未足也再檄知府邵公濟拓之潘公申之曰茲惟毋後
時凡費重以二百金于是書院之圯廢起矣時經濟乃有
事于學宮謀作鄉賢名宦二祠僉事蔡公復元適視學曰
監矣書院等學爾容有作副使阮公朝東適奉

屢書議合即請于張公陸公皆報可乃左爲名宦右爲鄉
賢之祠于是書院之典章大備矣諸生復有請曰王公實
創斯舉且師道傳焉萬公嘗主斯地且相業懋焉宜像王
公于新室宜俎豆萬公于右祠庶諸生來遊于斯者以無
忘王公于生以無忘萬公于永永經濟復以白二公復報
可僉同之議亦曰禮以義起此類是也經濟乃具石請書
其事以昭來世深按春秋之法最重興作凡始事必書凡
終事必書是役也歷年二十經營數公前此所未有也不

大益于蜀乎在易有之震下巽上其卦曰益益之去曰損
上益下益之象曰遷善改過夫損上益下政也遷善改過
學也學與政通學所以學為政也諸生盍顧名以思義乎
學成而出持是以佐我

皇朝禮樂之化益之名義于是為大是書院也殆將與岳
麓白鹿媲美矣此王公建置之本意而諸公作興之盛心
也皆不可以不記其諸牽聯宜書者具之碑陰

四忠祠記

楊瞻

四忠者總制彭公澤巡撫林公俊川東分巡馮公傑川北
分巡王公源也正德辛未以來鄆藍倡亂旗幟千里三省
煽動巴渝果梓之民死亡過半至今越三十餘年田間父
老猶有能道其毒苦之狀者嘉靖癸卯冬余出按巴州詢

其事弟子負李生應麟等進曰巴州東鄙五里許為長樂
太平二鄉地山深林菁鄆藍實嚙發焉日甚一日勢如火
焰維時王公自閬來促其鋒鋒甚銳追至儀隴邑城陷公
被執焉中一刀六鎗罵不絕口而歿賊勢益橫至蒼溪滔
天矣維時馮公尾而促之入戰于鐵山關公被縛大罵遂
遇害維

朝廷起林公于廢提兵勦之公見賊勢猖獗遂車騎入營
諭以順逆賊望見公皆驚服叩首羅拜跡稍斂民稍寧既
而

朝廷特命彭公總督三省之師公號令嚴明將士用命分
人馬為數枝隨處誅截公親麾節鉞大戰於富村斬獲幾
盡擒廖麻子餘黨悉平巴民始安枕矣余聞之喟然曰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四公或倡策滅寇或仗節死義皆其維持宗社裨補綱常潤澤生靈者也不于此祀世將奚觀民將奚服同知李君深學正張君文熙訓導王君大顯僉謂鄔藍作變四公遇變弭變皆自巴巴則可祀也於是乃建廟祀之題曰四忠祠云

忠州重脩唐陸宣公祠墓記

趙貞吉

唐以來謫賢之居巴蜀者未有若宣公之著者矣卒而遂旅葬焉亦未有若公之悼者矣蓋公之道足以師表百代而遇竟厄於一時遂使功存社稷而身沒蒿萊故志士仁人爲之淹涕耳夫舞綴長短可以觀德公亘古人也宜稟報祀以示不忘於久遠而祠墓蕪沒流風泯墜無以受靈

矣而慰瞻式豈非後賢之責而觀風者之過也與頃年

撫四川閩中黃公始以督木行役過州徃省公墓於南山之下見之奠然感焉即命吏授式經始改治之無何堂除寢室亭城庖福悉極繕緻已又增其封域大其表柱廣其稷畝蓋踰年而衆務俱備卽黃公遷爲川貴總督駐節旣沅而湖南羅公代之於時助役者巡按御史郭君董君查盤給事中李君御史劉君督木郎中李君副使樓君王君參議繆君僉事張君志合而聲同成黃公之美也受成董事者重慶府知府薛君趙通判偉黃知州噐重白指揮世簪後勤而事集相黃公之志也聞二公又欲訪公裔於嘉湖謀卜于其家太保東湖公而未卽至至則典祀有人僉備也嗟乎公沒千載而崇報之事至是始備非諸賢力取

以為已責而任之抑安能慰已往之忠悼而成曠代之偉
 觀若是之盛也哉乃黃公頃以書抵予則惟欲予材實事
 以張風教不啻悼其不遇於一時而已也則其見誠卓矣
 予不佞安得不撥公之大者於以論吾巴蜀夔庸之士使
 知慕公以彰雅道於無窮顧區區責限於裴氏之子而重
 為公戚戚也哉予聞之公之所以軒輊今古之才賢而鮮
 與之儔者有四道焉致主之忠也經世之才也學術之正
 也文章之美也夫四者之中誠得其一端而畢其能事亦
 足以名世獨立矣况於四者之並盛乎公之所以度漢跨
 唐畏宋而難儔者以此蘇子瞻曰公智如子房而文則過
 才如賈傳而術不踈是公之度漢也魏公徵負其忠與才
 耳韓公愈工其正與美耳是公之跨唐也故論者曰其佳

宋之范公希文乎身總四道足以匹公而予亦以為知言
 觀其言宗謨訓學原誠明蹈規履方行無疵翳風義趣舍
 執法皆合地居實近無愧憲章矣然范公英特邁往而公
 則淵冲不盈即其四十罷相已幾不惑五十處約隣於知
 命大用之則龍驤虎變而散之無垠遠擯之則簞藏光渚
 而歛於無朕是公忘名獨契乃范之所宜畏也然則謂公
 直聶道真而為亞聖之儔王佐之侶者非耶嗟乎傳崖之
 夢已遠尼父之慟方深匪伊哲人誰與共理惜乎唐之有
 臣如此而未盡其用也於公則何憾矣夫論公至此則向
 者以其阨於一時而為公淹涕者誠不足言與然非黃公
 之嘉樂前修而見之卓也孰為一啓予也哉因併記之以
 告吾巴蜀夔庸之士知慕公者使自擇而勉焉

尊經閣記

趙貞吉

嘉靖辛酉春知大足縣事董子極建閣於學宮之左以奉六籍而百家之文不與焉題其楹曰尊經過子居請記之予謂之曰美哉子之志於道矣夫六經聖人傳道之書也尊經所以尊道也子知夫先師所以述六經之意乎其當大道不明邪說塞路之日耶且上古之世傳道之人而無其書中古以還著書始繁去聖亦遠偽詐競鳴而摶擊已湫逮於衰周則炎炎詹詹鴛於詭詭流放之言已售其私者多不可勝闢而道喪世衰之極矣夫子始發憤嘆曰嗚呼吾其述而不作矣乎乃取國史所藏大師所陳者而刪芟之存其什一以爲詩書筆削七十二國之史而著其大法以爲春秋誦數絕韋於大小之文而贊其二篇以爲周易百代之典惟周之從十代之樂惟韶是學遂次定以爲禮樂曰後之學者苟得吾之意焉則即此六者可以藉手見古人之純全矣奚必予之自作也哉於是六籍既出而群言自熄如二曜之掩衆光也二千餘年天下之談術業者必歸焉如江海之匯衆潢也義稍悖孔氏者群起攻之才士巨子之出無盡卒未操其觚翰摩孔氏之壘而與之角者又如天王會同而萬國來王也嗚呼非夫至聖孰能爲此哉語曰聖人之言可爲也使人信之不可爲也夫使人信之猶可爲也使人信爲久遠而不懈長世而彌光若六籍者愈不可爲矣非天道之所寓焉能然哉是故道者天地之所法也鬼神之所發也前王之所憲也後王之所決也其孰能爲之然後知秦之暴肆罪通於天矣董子乃

蹶然起曰洋洋乎先生之論六經也而極何足以承之予
曰未也予姑盡言之而子試聽之可乎夫先師之述經也
求其約而不可得也非以為博也六物并示者求其統一
而多為之方也非以為異也知恃言不可以明道也故不
作以息爭而欲擬之續之者可已而不可已也知忘言可
以明道也故假述以開先而欲玄解頓悟者不可已而已
也夫是四者以為不法孔子則不可以為得孔子之意焉
則皆未也何則言不可已而已者其失也誕言可已而不已者其失
也僭求之異者其失也散求之博者其失也亂昔蘇氏以為後之
治史者有三病焉而子亦謂後之治經者具此四失也夫道之不明
豈非四失之為害哉董子復起謝曰亶亶乎先生之論治
經也極也不敏敢不服膺請記其言歸告同志遂書與之

戰馬記

羅洪先

王夔州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于朝
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有足為世
戒者始公以大學生除夔州府通判纔五月會荆襄賊石
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同知蘇州王公授牒捕
賊性柔怯而險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曰
汝食朝廷祿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即代勒所
部民兵晝夜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
祭三十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
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瞿塘衛指揮
曹能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遊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
曰公誠為

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後行乎公即聲應曹柴兩人故酌酒
賀更許以身相翼實爲脫王計公即日勒民兵夾曹柴兩
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
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
大奮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
戌五月九日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
稔公知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物孺于山者商驚祝
曰爲王公耶果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篋往
尋亂屍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篋土令不深沒自死所
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踈其柩若告急狀守
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而賊尤不解後
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

然貧甚不能歸蓋售行李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
竟徒手得之櫬旣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將半馬哀鳴特
異王命秣者加筮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襁馬
驟前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
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旣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被譴嗚
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
善怨微隱間切齒碎膚期在必報即在人猶且難之豈公
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不見中以機旣
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若此
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莫犬馬若也銜轡所制鞭
策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不逮者至於施報反覆巧發聞
值奇崛變怪反出於貴賤靈蠢之外是孰爲之主而一不

少錯嗚呼可不畏哉可不戒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實
公之孫鑾嘗灑涕言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實爲之
記而鑾死已久則授鑾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且以告世
人

三節祠記

張鯤

時子携一妻一妾一姪來判梁山縣簿攝邑即斯時也盜
毒流亂四方弗靖正德六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禍延
梁山時率衆登城守禦禦越日夜衆少困賊佯退復渙其
志遂乘間火其門而入執主簿至接仙橋令跪請金贖弗
屈鎗截迫之取佩印弗與又縛用火炙之時復罵聲不絕
口彼怒竟炙而焦其身嗚呼慘哉初妻賈氏欲避山村時
曰不可爲民望也西貝氏聞變遂自縊於梁女名三方九歲

亦自斃烈火中盜黨有入室背一歲孤紹七者冀圖金贖

後行至新寧境首見負者曰時主簿已死豈有贖一時天

誘其妻乃衣兒以白衫復書梁山主簿時植子字以金錄

一雙顧老嫗負還用存後以示悔盜去義民何應舉與醫

生秦統昇屍備衣食殮置縣宅正寢越數日姪永壽與幼

子俱歸統家收養之次年內柩歸塋其鄉梁山訴當道奏

聞贈時以本縣知縣妻孺人送永壽入監讀書時以正德

六年四月中來邑治事愛民用政蒞事用勤嘗脩通濟橋

以便民民思其德而哀其死告諸邑請于愚欲立祠樹石

以慰梁衆允之知縣王冕氏捐俸就地又督好義者集財

命義民張森董工建前堂後寢大門各四楹愚爲書三節

祠榜之夫流毒之禍肇於瑾賊弄柄當時縉紳紆金搜紫

受屈於瑾賊者屢屢今時以國學之生當此孤立之勢彼
每訪之我每抗之與妻與女各死其節凜凜合一非篤信
其學道乎于素焉得有此孰謂胃監不足以得人乎何與
秦可謂好義冕等亦可謂知義也夫時子名植字良材河
南通許縣人妻賈食憲定之女義方亦遠矣適祠成冕命
訓導封緡來請愚記之為之詞曰奕奕梁山有邑其麓卓
彼時子政與德敷天禍蜀川罹我梁人時子捍之不顧其
身彼毒其家天誘其子陳賜 九重亦既溘矣梁人孔哀
思立其宇我為蕪詞聿垂永古

灌縣治水記

盧翊

蜀守李公冰鑿離堆以利蜀刻深淘灘淺作堰六言于石
立萬世治水者法所以制水出入為旱澇計者至矣其用

會勝樓記

席書

夔古巴子邦也正德庚午臨川吳侯顯之以工部郎中出
守是邦喻年六事孔脩四異疊見又明年癸酉暇於城西
大江之澣建樓三楹曰會勝樓樓以會勝名者夔當蜀口
萬流交會百二重關白帝城永安宮灑瀕石巫峯瞿峽藏
奇拱秀杜子之詩響如聞諸葛之陣圖宛在樓名會勝云
會江山之勝可也夔當舟道之會士大夫取道於此乘高
眺遠覽勝挹奇櫓聲與棹歌時聞清風與明月徐至醜籌
交錯賓主傾懷不知身寄形骸之外樓名會勝云會賓僚
之勝可也蜀盜跳梁於茲五載時直 天兵南下渠與投
首餘孽就平乃夏四月樓適成侯率父老醜酒烹羊登
樓胥慶樓名會勝云會官兵之勝可也富哉侯之作斯樓

乎予獨疑夫山川形勝之地寓身則體舒極目則情暢予
守東下神州今至三矣每懷夔口而下峽岸千尋雲橫日
蔽驚濤雷鬪利石排鋒吾人寄此凭高望下心悸神禔有
將慮險思危之不暇烏在其爲勝哉噫子未學道乎物忌
盛滿道尚謙虛羊腸無敵馬之危通都有覆輿之患孔子
嘗觀欽器老氏每戒止足此持勝之道造物之秘藏達此
者昌犯此者亡自昔英君名臣撫盈成之運挾社稷之勳
鑒成敗於往古思悔吝於方來夔夔翼翼圖惟厥終皆是
物也特是以銘 五鳳樓屏五嶽四鎮之雄觀三江九河
之壯拱冀闕朝渤海億萬斯秋將無已也而况斯樓乎而
况吾人乎後之君子過斯江登斯樓覽斯文可以感矣

大益書院記

陸深

公二公重公之有爲也如議乃出劔帑二十金鳩材命徒
因劔門故關拓基廣制建樓其上戍以劔關屯軍丁三十
人劔州民壯二十人簡利州衛百戶一負領之啓閉譏察
惟謹復於關內兩屋之間治地斬石創建公亭於間負東
西壁營房一十二間夾公亭左右翼繚以周垣樹以門屏
綜理嚴密制度弘壯於是居者樂所行者有歸而劔門之
固視昔改觀矣肇工嘉靖十八年正月十五日未幾中丞
心齋李公侍御嘉嶺董公繼至寔省厥成茲役也因材於
山故用不費因其人而戍之故民不勞因其險而守之故
事簡而功倍可以示遠矣予始樂吾工之有庇也燕屋李
公命記其事於石予惟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天
地之所有也王者則天之道因地之利以左右元元而導

之安也是故禮以定分則民不渝物以昭德則民不僭度以立政則民不爭法以經野則民不亂此設險守國之義也古之論險者尚矣要害之所山川之固不變也而卒不可恃豈地利不與哉彼其脩政布德所以守之者非也而承平之習遂弛兵備武防守之備非在邊圉外患必曰不急如是則克詰戎兵慎固封守者非治世與故聖人之設險之戒必先謹其不可升者而山川丘陵之守所不廢云公自受

命來蒞吾土吏民畏懷罔敢愆度德教駸駸然向風矣廢政咸理而遠近寧一且皆慎重思永使民蒙業而安者不

漢昭烈廟記

張時徹

成都府城南二里許立阜巋然是曰惠陵昭烈方劍寔焉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并冕臨之東夾室以附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祀忠武侯老柏參天氣象甚古人嘗爲賦之余聞之宋淵氏云然史載南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鹵簿詔建先主廟則所謂壯地王謀哭於昭烈之廟而死者何耶是南齊高帝蓋修而非建明矣或者曰廟故祠武侯後人更今祠而蜀人至今稱武侯廟云然則唐宋文人各有咏昭烈武侯之祠者斯又何耶誌有之曰武侯祠先在先主廟西宋時屢加修葺而元因之入

皇朝洪武初以先主廟實惟陵寢所在令有司春秋致祭蜀獻上之國首謁是廟謂君臣宜一體乃位武侯於東關

張于西自為文祭之觀者不察遂謂以武侯廟廟先主耳
已而有司又耐以壯地王謀諸葛瞻及關口守將傅僉重
死節也余初至而展祠垣墻崩剝杙楠陵地屋瓦半脫苔
蘚鱗次仰而歎曰壞若是甚乎有司曰甚哉前 巡撫集
齋丘公檠谷王公蓋議新之矣而材弗屬歲又大饑是以
弗棘余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矧又祀之大者乎若斥發
公羨鳩材聚工則雖役弗役也知府馬九德乃祇奉以從
事既訖工余乃碑曰嗟乎予蓋傷昭烈君臣遭陽九之厄
而竟不得信其志云初帝之幼也含有桑出於籬五丈餘
童童若車蓋人望之以為祥也帝與群兒戲桑下曰吾它
日乘羽葆蓋車亦若此既長美服脩軀臂垂下膝顧自見
耳尚義下人善交喜怒不形豪傑年少爭附之而中山大

賈張世平蘇雙輩見而奇之多與之金帝由是得合從
而關羽張飛以蓋世之雄為之先後時穎川徐庶言諸葛
孔明于帝三顧隆中數語合議遂定大計起而許以馳驅
君臣魚水之喻非醜言也已而南平四郡取荆定益壯收
漢中聲震吳魏遂從群望以紹絕統而其攀龍附鳳之人
又皆荆楚之豪也即其所達設雖僻在一隅開誠布公彰
義執言蓋庶幾王者之師矣使天少假之祚煦乳困莖植
立根本然後結旅長驅誅僭竊而復遺黎於以混一區宇
先復舊物于丕權乎何有哉夫何永安短祚將星繼殞後
主黃皓之君臣則有大可慨者矣扞兵井底游步牛溲昭
烈孔明豈一日安心于此哉乃竟不能雪魏氏之耻而黨
寇違盟又不及問罪于江東至使後之人帝魏而寇蜀先

吳而後漢志士至今爲之扼腕於乎其天乎其天乎然而
信義明于天下正統表于將來飲德嚮風所在奔走蓋不
獨巴益之士與民而已矣斯可以無憾矣斯可以無憾矣
余因闡其事而重之以辭若夫攻取之蹟經畧之詳則有
史志茲不載曰赤帝失馭煽群孽乾樞解紐坤軸裂下國
綴旒潰以決枝葉既凋本亦撥堂堂帝胃祥桑發元起起
敬登折節志氣如龍走豪傑前有關張後諸葛雲龍魚水
誓弗越奔走禦侮疇將遇取荆定益赫有截漢中聿破夏
侯璩獻帝蒙害悲憤咽告哀移檄討凶黠荆楚雲從嚮不
絕河洛之符此其末炎德告終昇足析永安短祚虎臣奪
六合爲塵妖焰熒劍閣失守天府揭啣壁輿觀誰則雪哭
朝而死壯何烈祚兮何短名何達君臣同堂爽昭晰吳耶
魏耶燼斯滅孰爲昭良孰爲桀有闕者宮永無蓋何以
之作斯碣

杜工部草堂記

張時徹

杜工部子美祠在成都郭西五六里許即其所詠草堂者
是也 蜀獻王之始封也見祠隘且圯曰是足以妥靈而
虔祀乎遂拓而新之事在方正學碑中嘉靖丙午乃余寔
來去 獻王幾二百年則圯猶昔也余乃使知府馬九德
長史李鈞游淄啓於 今王爲言祠事 王輒報諾乃遂
闢廊廡起甍棟引流爲池易甃以石規模壯麗增于故昔
蓋十之六七費白金貳十有奇經時日歲有奇人曰是舉
也見 今王繩武之孝焉尚賢之誠焉風後之烈焉非忝
儉樂善其孰能之張時徹曰余於子美蓋傷志士之不遇

四川總志卷之十一
四十三
云初子美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如長安舉進士不中
第困走矣玄宗饗郊廟獻賦三篇帝竒之稍稍嚮用因數
上賦頌遂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
世迨中宗時祖審言以文章顯官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
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於人恐一旦填溝壑惟天子
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
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舉可企及
也有臣如此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子美避走三
川已又自郾來奔爲賊所得乘間脫走上謁鳳翔拜右拾
遺先與房琯爲布衣交琯之敗陳濤斜也子美力辭伸雪
觸帝盛怒瀕死乃免然帝自是蓋不甚省錄矣時所在寇
掠子美家寓郾而彌年艱窶嬰孺至餓死已出爲華州司

功叅軍會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採橡栗負薪以自給
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
焉武以世舊遇待甚隆表爲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而子
美傲誕嘗兒侮之會武卒帳下亂子美遂往來梓夔間已
又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客耒陽死焉始子美
懷竒腹異奴視儕輩謂功名可立致不屑屑脂膏取容而
逢特百罹瑣尾流離曾不能自糊其口乃竟窮餓以死也
然夫人之議子美者曰放曠不自檢好論接天下事高而
不切今締觀其詩皆洞悉事理察知閭閻謂高而不切是
耶非耶至言所效用恒以稷契自許故其詩曰世人共鹵
莽吾爲屬艱虞又曰勲業頗看鏡行藏獨倚樓此其所自
傷悼亦云至矣使其邁雲龍之會而遭三五之期彼其志

與才必能以功業行實光顯于時即不能以功業行實光顯于時乃其所自稱許揚雄枚臯之文協之金石被之管絃以格郊廟以和神人其又得而少之耶何間關濩落自糊其口之不得而乃竟窮而餓以死也故曰余於子美而傷志士之不遇也後有論者曰子美之爲人其清類伯夷其忠類屈原其慮世類箕子於乎其幾矣有司曰祠成矣宜有守祠之田則與守祠者田又曰是宜有麗牲之碑與春秋饗祀之詞遂述子美之平生而系之以詞曰

江之水兮洋洋發岷山兮導華陽莽川原兮膺膺雲霞爛兮如繪如組東有濯錦兮西有浣花都之人兮日婆娑潭之水兮滄浪公則棲兮草堂芳草萋萋兮白石齒齒何以樂饑兮惟潭之水公之邁兮千秋俛慕絕兮跡若留曷去來兮梁燕曷之親兮沙鷗思公兮祀公考諸兮鏗鳴鐘雲冠兮蕙服乘鸞兮鷓鴣公來兮不言公去兮心煩寃醜桂酒兮奠瓊卮生不及兮心相知翼我兮迪我公不然兮我心則那

鐵牛記

陳鏗

輿稽古導江自岷山掠成都之南而東下成都之壯水弗及焉河渠書曰蜀守冰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億萬計蓋至是始分江通壯道堰之始也沫蓋江之源云冰姓李仕秦有功于蜀民德之所在血食號曰川主其作堰之善遠不可考崖下有古刻曰深淘灘低作堰蓋治法云至漢唐尚因之宋以後或失其法堰遂壞至元間有僉事吉當普者聚鐵石大舉繕治民亦利

四川通志卷之九
四十五
之然不能如李之舊不百年後崩我朝自弘治以來當事者百計修復隨築隨圯有司歲伐竹木歲役人夫費不下鉅萬民甚病焉嘉靖間太守蔣君憫其民思欲修秦守之政乃具其事以請憲副周君相度地勢求故址得堰之最要者九款盡甃之石其都江堰當水之衝則石之外再護之鐵議者偉之計所費不貲會君隨牒赴江西叅伯事遂寢憲副施君繼董其事曰事貴有序功貴因時鑄鐵之功易於甃石且要焉蓋先之徐議其後乃檄崇寧尹劉守德灌尹王來聘謀鑄鐵牛其費則議出公儲之應修堰者經畫處置甚悉

蜀王聞而賢之命所司助鐵萬斤銀百兩時

巡撫李公巡按鄢公皆急於民多所因革執施君議深以為然咸刻期勗之成議定當庚戌二月矣春水殆發即不能為功衆懼焉施君曰即不及事不可以為來歲計乎毅然為之于是劉崇寧以君意晝夜勤事絕流浚沙鑿江底凡厥所需不數日咸集以是月二十四日入冶一晝夜牛成牛凡二各長丈餘首合尾分如人字狀以其銳迎之衝高與堰嘴等坯冶之日蜀府差長史李鈞齎幣帛羊酒勞諸從事者民環而觀之者億萬惟聲震山谷間其父老皆合掌曰此吾子孫百世利也計鐵柒萬斤及工費共用銀柒百兩時各州縣多堰工舊逋君下令民樂之不數日輸既免費有贏水次居民械急湍為磨碓以規水利君弗以例禁薄稅之復歲得八百金故事修堰需舟車之類盡取諸民間至是皆有備可不勞民力不費公帑云僉事陳鏊

以督學入灌口牛方落成往觀之曰物與水激其重必克
數十萬之石可致而不可合數十萬之鐵可冶而合也合
則其重并無尚矣水遇重不勝則洄而支支則力分而弱
及其弱也竹木砂礫或可以當之故堰莫急於衝莫要于
鐵嗣世而後若再甃之石如周君之所議者以歲舉焉其
百世利也李守故智要不出此時劉崇寧及通判張仁度
尚有事堰上曰此正古人用鐵之意而未之發明也乃今
知之請紀其事遂書之牛背復系之銘銘曰岷嶓既藝民
之攸暨惟蜀之利岷江之陰陵谷變易亦有原隰惟禹之
感乃啓後賢曰李冰氏乃鑿離堆乃堰江詩乃拯昏墊乃
沃千里顧茲積石月鑿崇嶽蝕代有吏勤屢興屢踣蜀民
蒼勞此澤水畚鍤靡止百室磬只明嘉靖間守令則賢亦
有憲副憫此下瘵謀用大作維力則艱施君繼之相時事
事弗顧弗忌冰心如思乃砥洪流言鑄之鐵神人胥悅二
丑崢嶸天一迸裂馮夷駭駭蛟龍怒咽犇突既定江沱既灑
漑此萬畦豈惟生民邊豆餼儲郡邑十二惟堰之資匪堰
之力繫人其力續禹之跡爰有同心視此牛勒後千百年
其永勿泐

顯忠院記

任瀚

政和五年公舉進士第一特女真完顏旻始僭稱號宰相
王黼蔡京主佐旻攻趙取燕雲計舉山後諸州割截餉旻
益增歲幣公為御史中丞上疏請去其黨由是黼京胡宗
年等皆罷靖康初童蔡伏誅公稍遷中書侍郎粘沒喝舉
部南下攻陷天威軍兩河震盪詔議三鎮便宜唐恪耿南

仲皆言割地公獨持不可帝是之然恪仲寵厚罷公開封
尹已復召爲尚書右僕射數日虜薄城下公率都民巷戰
欲以身殉闕廷虜謝不逞嗚呼雄哉微欽壯狩公及侍郎
李若水從之若水詬虜死公與秦檜等奉二帝至燕檜臣
事撻懶得南歸公獨仗節死海上蜀故老嘗云康王典河
北帥府事出僕射建炎中興僕射最有功能宜配享高廟
策勛記室而史闕不載誠爲遺憾吾悲靖康之難蔡京爲
戎首王輔養亂幸成至耿南仲凌遲狼籍莫可救援然數
百人者皆得完狗馬餘骨塋東南僕射生不逢明主末路
始得秉用國事已去身陷朔漠委骨瀚海不克歸還其社
至削木爲主題封舊山豈不慟哉

忠節祠記

劉應箕

刑部左侍郎胡公以正軍除初死建文難自永樂歷弘治
以時禁未解宦遊者憚弗敢談厥事後御史熊公相巡按
四川立祠於榮縣祀之時正德八年去茲又七十年餘矣
羣廟宇傾圮蜀之學士大夫談靖難革除事者俱彷彿未
究其詳至于胡公事尤懵懵焉鮮有悉其顛末者余每慨
世之司風教者徂于故而弗敢彰善表節義縱心有所嚮
慕亦欲彰明往哲而終弗克自振竟寥寥焉胡公不幾于
湮沒耶萬曆甲戌監司田公分憲川東其除革剔嘉明罰
敕法蓋罔有遺力焉而敷政覃化之餘又恒以風教爲首
務適部使者孫公暨郡守朱公咸與公同心同德銳意崇
尚每諸有司來謁見者輒以其邑之行誼風俗古今人才
下詢爰諏博訪恐砥名勵行者晦弗彰也不數月大足令

康君果來言胡公事胡公事載在縣治者畧不可詳然其
出處之大節仗義之危行則固有以備其履歷者夫君臣
之義綱常之懿乃生人無所解于其心者恒人或競榮而
迷道或怵勢而屈身或歷難而易慮則秉懿之賦在厥心
者亦將解之以糜于世而罔知所以自振焉者滔滔也乃
胡公當靖難渡江之際首倡不義抗節不屈彼豈樂刀鋸
之慘而惡爵祿之縻耶記稱其富經術性方介其再從方
孝孺遊漢中蜀獻王有問學日廣道德日隆之贈則其所
以抱蓄于胸次者固不凡而稟賦于天真者自與恒人迥
異故當利害臨大節乃能脫然不怵于勢不競于榮不改
于慮若中流之砥柱屹然等華嶽而不可移若逝波之入
海千瀾萬拆而不可回也嗟乎傑哉百餘年來顧未見有
表彰之者果以時禁未解耶然

文皇帝爲

高帝之子建文寔

高廟之嫡孫革除諸公忠建文所以忠

高帝也

文皇帝當諸公之死曰彼食其祿自當盡其心耳

昭皇帝亦曰若方孝孺輩俱忠臣也永樂中先後詔復諸
公家而胡公與焉綸綍何諄切耶提挽綱常培植國家億
萬載祚運於不替者胡公之節義其關係世道豈渺小哉
田公仍飭邑令康君芟地鳩材於縣郡之南建祠立石而
又定其常需命有司春秋祭饗復遣裔胡興先等課額令
之世守祠宇夫廟貌森嚴棟宇華飭風節宣朗也歲祀無

數衍茲蒸嘗神明監繫也復其家恤其後俾之世守堂宇
忠寬依託也諸敦誼崇化之典其偉與胡公諱子昭字仲
常初名志高誌載謂

太祖改今名往來從學方孝孺講明理學蜀獻王重之以
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進刑部左
侍郎靖難師渡江建文四年九月死之時年四十一父名
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子五人給緝繼年謫戍女金奴
沒爲官婢胡子義初名志遠亦膺薦爲辟分教威遠又陞山
東按察僉事又遇兀棄官匿丹稜免有懷鄉詩載在誌陝
者聲意悲壯蓋有得於兄之教而伯仲齊鳴者也蜀嘉定
誌具載二公爲榮縣人然備查胡氏家譜及子孫作佛事
錄譜并水樂敍復其家勘合俱存尙重慶大足人記帖明甚

而榮縣則子昭初訓導所經地也或曰志遠爲蜀府典寶
或曰子昭爲史官世兵部侍郎刑部尚書或又曰子昭無
子止一女名金奴各記載者以時諱不敢彰灼其事故彼
此舛誤互爲沿襲然胡公孤忠勁節所以扶植人紀綱維
世道者將與天地終窮固耿耿不磨也其他又曷足深考
耶若夫楹棧瓦石之細祠堂棟宇之度則有司存又何暇
悉記哉余惟服當時同難共事一門父子兄弟之誼高御
史熊公之令圖而又嘆今部使者採覽監司田公之表暨
郡守朱公之振拔邑令康公之經度足以風世哉足以風
世哉

曾公祠堂記

劉侃

金堂故有祠祀宦金堂之有功德者前邑大夫東莊曾公

名載祠中蓋四十餘祀矣嘉靖乙丑泌陽立庵崔公以觀察之節臨蜀激揚群吏以康黔首行部次金堂問父老政僉以曾大夫賢對問其祠僉曰槩祀諸名宦祠歲久幾圯矣公喟然曰賢者衆之表也賢者往矣而爲之祠所以永其表也乃墮廢若是何以風世矧曾公賢聞特著而可槩諸一祠哉殆非所以隆報也於是出贖金若干檄邑令注大韶闢學宮東隅隙壤別爲祠三楹繕之以垣以祀大夫明年丙寅春二月既望祠成汪令請紀其事於石公以屬侃曰金堂子隸邑而曾子鄉人也必稔其素宜爲記夫闡揚前哲以倡群牧守臣事也矧公既先之安敢以陋辭沒大夫之懿而虛公之盛舉按誌大夫爲邑在正德間侃生也晚不獲睹其行事然由誌所載與今父老所傳真循吏事也初邑遠賦多不受納束長吏亞其慢也每捕一人以蓋責逋賦斃於獄而後止賦益懼大夫迺更爲約不復蔓求賦皆如期至又戶給賦券勺簫有籍每征科咸自籌定吏胥無能舞文邑賦始平而逋亦漸寡歲旱當路督賦急大夫曰寧罪我毋苛吾民以要上博譽日率其民禱雨素衣草履徒拜於塗衆以勞請而大夫持彌堅當路滋不悅大夫迺浩然棄去其它政績率類此嗚呼若大夫之政豈非古循吏之事而民之父母哉豈非有功惠金堂之民者哉祠而祀之宜矣當大夫棄去委其官如脫履詎計他日之血食茲土耶既沒且數十祀乃受明監司知闡幽彰俎而秩祀之饗專祠於無窮豈非不顯於躬而顯於後耶夫邑自有金堂非一令也而以賢祀於祠者幾何祀而能受

所知如崔公之軫大夫者又幾何乃知民之遇賢者與賢者之遇所知並不易矣大夫諱遜字克讓東莊別號也吾郡昔安陸今承天奕代多偉人今刑部主事璠縉部郎中省吾則大夫之裔孫人謂並食大夫之報也豈天之於賢者又陰有隲助與明監司之典相符矣不奕耶凡我有位可以式矣

何公祠堂記

勞堪

衆人之生猶死而况其死君子之死猶生而知其生衆人無裨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一於朽焉耳矣君子固生且死而道則可以貫死生故得不朽而存乃其所以異也嘉靖三十年石亭何大夫爲兵科都給事中抗直數言事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時咸寧侯仇鸞拜平虜大將軍守大

同陰使人通匈奴令移攻之亘薊塞匈奴遂東潰薊鎮深

內地殺畧數萬人牛馬輻輳里不可勝數由古壯口而還竊顧請宣大開馬市出金幣與匈奴交金幣未出境寇輒至至則并所市羸馬悉掠去匈奴日駐塞上以貢市言將吏

莫能拒三邊垣營堡盡壞高書史謀史請匈奴無馬者得

以牛羊易粟麥大夫乃上疏曰臣聞吳主聽大宰誣子越

粟越勝吳而霸王且請具粟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終身

不敢背宋由是言之所繫甚重不可不審且捐有限之儲

暗無厭之虜非完計也竊見史某謀國不忠大將軍仇鸞

不急擊匈奴持二心夫匈奴詭黠卒難得利即得之亦非

所以尊

國體壯

皇靈而讐服羶裘之心書奏

天子怒杖大夫遂死居一年鸞甯覺伏誅海內人士多大

夫直諫知鸞必誤

國謂忠且智云隆慶元年冬今天子詔錄諫臣贈大夫太常寺少卿有司置祠祠成大夫之廢子儼乞予記其事嗟乎何大夫之死固所謂不朽而存者邪而其異於衆人也固已遠矣大夫忠直自信往往見於關策搏擊之間若處寢衛議苗情表死事危言正色赫赫動人及其忤權奸死而不悔其素所蓄積也然不足以窺大夫之深何則患臨事窮奮臂以死雖中人可黽勉而効矧大夫之自信也歟惟身可辱而

皇靈不可辱身可棄而

國體不可棄擯大姦抗大議以衛社稷而其鼎鑊如飴非見道篤而浩然獨立於兩間者弗能也故予為之書使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哉

儲書記

趙正學

嘉定學儲書未始前聞也嘉靖癸卯之臘僉臬事喬公由南戶部郎官試敦悅而來也服事樹風率先勸學進師生考問志業應若鳴鍾經緯執事申嚴課程明年喟書未備捐俸三鑑購之江表書肆得十三經二十七史九十八子及近代名家詩文集總若干卷類諸之於是尊經崇文輒忽克棟矣先是公未至州人程先生大新廟學不煩有司是歲滴成形勝土木擅西南之盛且以羨置祭養之田乃喬公能復儲書以成師生業於斯多識蓄德於斯其厚幸

哉宋呂陶言蜀學之盛文翁石室高朕禮殿田元均石經
皆冠天下而垂無窮今職方輿圖大於漢宋學官興建無
遠弗周嘉州學冠之與否所不敢知以方蜀學石十三經
則喬公之儲為富石室禮殿則程先生之工或巨特未一
石之耳即古今尚制靡同未能遠過其視三賢終始之用
心豈殊也哉考史漢孝景時文翁始作石室踰百幾十年
東漢興平中高朕作周公禮殿踰千幾百年宋皇祐中田
元均補刻公毅二傳十二經始全今茲學不知後百幾十
年能得增葺如高朕其人焉爾乎不知後千幾百年能得
補經如田元均其人焉爾乎此心不磨無文猶與夫固後
來責也矧二君子為之先典藉廟學一時並美不侔踰年
業已全盛則所以觀之者深矣不必百千年所而一再見
或二四見未可知也誠有之其盛不知當復何狀顧今一
時萃蜀學百千年所之盛師生誠厚幸哉然予聞當時文
儒惟蜀學最盛若王褒揚雄以文章著莊遵李仲元以有
道著趙典李冰王渙秦宓以文行才辨著張浚虞允文范
祖禹張栻李舜臣以事功道學者故於今翕然稱漢宋人
文之盛而崇三賢作人之德尸而祝之猶未艾也嘉州踰
多才值今全盛讀其書者有能妙契真趣立乎其大而不
以博我焉則為遵為雄為浚為栻為祖禹以實其盛無難
已由是進進不已出乎尊雄浚栻祖禹之上為回為參為
級為軻以極其盛無難已

聖代菁莪棧樸之化二君子成身錫類之德於蜀有光惟
爾師生是視可不慎與可不念與知州何君貫樂觀盛事

評委子碑以傳予惟喬公貞清博敏以簡默進當兼善天下程先生壯歲直節晚德彌邵退能淑其鄉人弗碑亦傳也予不文其能自獨求諸心脫然若有見於讀書之義願與師生共勉之喬公名世寧程先生名啓充前浙江道監察御史書目鏡之碑陰嚴世守云

錦屏書院三賢祠記

陳宗虞

錦屏有書院建自嘉靖初祀蓋太府山陰柯峯張公爲之中有尊道閣三楹貯經史書其上閣下爲大櫝幽二木主祠晦翁朱先生南軒張先生兼山黃先生以南軒兼山吾鄉先正卓然者顧二公一時學術俱樂取晦翁祠之一堂示諸生尚論知取法也左右翼有齋房凡許各窓疏几榻綴之周垣以便卒業此聞之長老者云初閣不任人文即

治舉子無法自張公爲書院簡郡庠校少俊者群其中日討論之自是始昌文學即今源源科第皆張公遺也蓋至今思頌公德云顧祠閣垂今五十年碩砌解池榱桷露蝕殖者歆塗者剝階楹榛蕨既非朝夕往諸公竟無一葺之者疑嫌在民勤抑彼疏通問逮耶非虞敢論矣歲辛未教所黃先生以名御史叅知大藩互遷茲守吾郡即知旦夕且陟宜其情傳舍郡齋然先生却勤總閑劇益親疆力下車之初百度具舉蓋曾休沐屏山之墟詢三賢舊額而瞻拜曰嗟乎彼諸亭洞屬遊冶者置亦可矣獨柰何祠先賢而傾圮至罔問也乃爲度材量日計徒飭工費捐以廩餼之餘力集諸市肆之賃者既踰月落成今峻棟重軒軒翥千仞而丹藻掩映視昔疑如焉固城南甲觀哉先生以

問記陳子陳子感焉夫彼治二氏者彤宮緝殿金碧不賞
人至傾家樂爲之不遜則信其道深耳吾儒者治古聖賢
即不在莊嚴奉持爲教第經類祠敝宇神主不安漫下爲
省乃于治二氏者用心何如哉毅所先生篤信聖賢學宗
致知而務躬行其立身訓士諄諄惟孝弟爲本亟欲黜浮
歸厚挽古淳龐之俗故所爲表章三賢者如此先生故重
惜民力厭營創視郡後工作首此即先生心可知矣嗟吾
黨小子遊息祠下思齊而仰止焉尚無負先生嘉惠至意
哉謹書以記

巴州二關記

陳宗虞

巴州治控大小二巴山故多巘嶮折阪詭壑巖峯望之屹
嶮西南崔嵬萬狀中黃城者益肯峴岷嶠刺四絕鬱爲賊

四方無賴亡命逋逃所歸蓋時麻沸突出掠我券圍
但係擄子女磔殺焚燎殆至慘惡捕之輒首鼠竄伏善恭
乃其谿竇詰曲人莫知所向若柵若巢窰處却又負固陞
塞居然憑陵我不可驟得擒縛即知蠶蟻眇細不足一撲
第其螫人不意求之既去殊亦力不易加嗟嗟黃城苦類
是矣今

督撫中丞黃岡王公

巡按御史金華虞公貞度肅僚重求民瘼蓋爲蜀之人別
嘉除殘奠輯生養之者靡不極至頃披往牒得故所爲創
諭黃城者知其稔惡狀謂川之壯此爲隱憂也則以付諸
分憲王使君圖之使君通方廣謀規摹甚辦二公則惟其
便宜之也乃檄之郡別駕吳君往俾徐佃畫之吳君相黃

城介巴達二州間達州業既築龍船關烽候其東惟是西
偏當我巴長樂太平二鄉之衝不為障塞彼可徑取道馳
我矧龍船既嚴彼不得東則併而西乘我勢且如段柰何
致魚肉二鄉人啖彼也則相雲城漏明俱屬要區可托壘
壁相距纔十里櫟聞燧及又可聲援相臂指卓宜急關梁
其上使君則以協諸分守梁公既以報之中丞御史二公
旋以下郡太守潘君計工築定繇戍儲戎器又因而申明
比問保甲敷宣

太祖皇帝戒諭仍為翼以社學俾吾伊相達薰使興起蓋
自是二關巋然與龍船鼎峙為犄角聲勢唇輔嗟黃城則
不悛柰何不警戎備乃皆人子有人心者既不得出肆
割奪餓喙靡噬安知不翻然感悟改行善良也蓋使君不

獨歆威賊實欲徠之委使就化意如此則戒弊陳子屬為
記其事嗟乎設險守國王公尚之彼衛家者必勤環堵矧
乎領方隅有疆場之寄者我蜀遠事無論頃若支羅黃賊
鐵桶秦賊屯切巴者則近如乾溝何賊俱倖起不測之劫
大帥雖旋踵就仆乃既糜爛過當矣今茲方暑早辦曲突
巴之人所徼福威靈有涯我乃黃城人憫而渝其汗風而
漸于善也所徼福又有涯我陳子則又窺使君直方正大
標然風節蓋時悼蜀之人財盡力憊比比相率而盜也則
愀動顏色故所求在貞廉吏而疾蹙叱厲在墨者孔子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則茲豎二關毋亦籌其次不
得已為之乎夫巴林藪華實固饒區也僻在窮徼往部使
督郵者素不問其地乃先是有已者孰不厭巴去柰何不

俾黃城八盜也今使君儼然三尺在上潘君暨吳君諸英
僚在列一時相觀倘所以來蘇巴之人而甦生之自今日
始乎乃一關不斯須鏟之可矣中丞公御史公題名在行
省臺中梁公題順慶署中使君諱來賢雲南臨安人辛未
進士君諱良貴浙江上虞人己未進士吳君諱朝宗建
昌人江西鄉進士

陳節婦記

許國

余讀太史公書其言明君良臣慈父順子貞夫弟弟之事
詳矣至閹閹之懿后妃而外蓋罕言之獨於貧殖傳載已
寡婦清清寡用財自衛

秦皇帝為之築臺彼其節待財而成史故列之貧殖是何
重財輕節也且婁里獨無節婦耶衛何必財 明興以來

巴蜀彬彬士履義而行婦抱節而居者曷可勝數以余所
聞則西充張宜人宜人者贈水部張姑山公妻充太守禹
江公母也太守在宛上疏曰臣母陳執節三十七年終始
一志母蓋年十六而歸我二十七而寡六十二而終臣生
彌月臣大父官貴陽臣父因從之貴陽客死母聞嘔血却
食義不獨生念臣孤三齡越在襁褓旁無近親輒復強食
比還葬迎祭母刲左股已絕復蘇於是斷髮誓死蓋終身
不肉食焉舅姑繼忘家徒壁立中外交侮又遘歲凶負孤
長號備歷坎軻揮涕程督以迄樹立臣前備卽署母來依
臣無何卒卽臣哀慟不自勝臣母卽幸以

恩澤贈宜人間未及表幽志未先往部大夫長吏博士諸
生三老豪傑具言臣母節婦宜旌如今甲下禮官未報臣

私竊惓惓願旌臣母以風蠶鳧窮谷之氓制曰可於是郡
寮白嶽何君玄石吳君覺軒王君上洲許君仰山景君書
抵史國屬記其事史國爲具列疏詞著論以貽之論曰嗚
呼婦從一而終此與良臣順子弟弟同炳于世列爲綱常
故匹婦執志世教立焉非小節也然節不必死要以不渝
死難孰與存孤孤存與存徒死亡益然非有必死之心而
可與存孤者鮮矣宜人視寡婦清所處獨難家世故貧財
不足自衛獨操耿耿垂四十年與秦臺崢嶸壯矣哉披情
一疏光凌日月宜人誠賢有子而益彰夫閭巷荆布之倫
抗志不奪孤微莫能聞揚而煙燼滅者可勝道哉天之報
施宜人可不謂厚乎

新脩建武所城記

李長春

建武故山都地燹人也聚寇鈔葆此蓋果穴云異時戈矛
所指往往搏景而還故燹人盤互自堅若虎豹咆哮於九
關誰其堪胸而傳之乃也當元年之役都御史確庵魯公
掛大軍臨之誓諸將吏曰師不摩九絲之壘雖穿甲朽鏃
不休也卒之高墉推而堅壁碎鄉者武夫健兒眈眈悼慄
不敢闕足之城今五尺豎子可徒手行焉公廼巡省指顧
謂藩臬諸大夫曰嘻天地不鑿夷隔哉然山川何雄且都
也矧厥壤沃歎蕃梗楠合抱之材大者足芘兕象奔之生
葺彌山也是傲外之陸海哉其議城事已又曰夫山都不
城則不戍不田則不屯必留驍將彈壓之頓兵置校庶幾
哉據危而固險也其議繕幕府司署與墩堡事已又曰燹
人繇漢通道來魑結侏離嗜屠裂甚于饑鳥之攫食彼其

腥風鼓扇疆土固汚礪焉歆被濯之非素王弗化也其議
建學事已又曰此巨鎮中將校列矣營壘布矣壇墀署矣
籍今撫觀察之使與憲大夫行部至節鉞奚止也其議飾
傳舍事於是諸大夫睹公經措井井纚纚犁然當心也因
庀財鳩工程能計日擇郡邑長貳幹局者分任之而總師
劉君顯叅戎張君澤亦各率其衆操版築以從貨匪賦增
役匪農占經始踰年而功成矣城週四百八十一丈上陽
橋四百四十間下水洞二座三門各樓中爲兩院行臺爲
兵備道爲總帥府爲安邊同知署爲坐營守備廳爲建武
所爲倉儲爲學舍爲城隍旗纛廟外堡十五墩二十二升
而望之長牒巉巉穹樓巖巖塢壁基署鈴析畫街環而覽
之阪田崩崑膏腴滲離闐闐若織周廬若帷蓋抗重阻而

蓋要害也史法城成必書又所名出自

上命宜特書故諸大夫李公楊公羅公陳公於不佞授簡
焉長春按圖嘆曰茲地尊在蠻荒自剖判則然也魑魅之
族狹狹之與隣日月猶羞燭之何論人羣也是役也通
縣道爲版圖易編髮爲冠帶高城浚隍之間得以春秋耀
吾軍士而令跳呼之徒化爲弦誦印符冉驅牂牯夜郎諸
君長胥振怖頓顙各願葆塞即有驕蹇曠黠之謀亦竄首
結舌而不敢動蜀中兵日少惟此稱腹心之疾今乃得當
俞跗湔浣漱滌霍然病已矣夫破鹵擒王殲巨寇若拉朽
大勛也刷耻憤抹赤子帖危大造也著籌石畫使來者拱
手而受成大計也視武侯擒獲散羗威營山徼不充輝赫
帽伏哉它若後將軍規金城之守新豐候拊西涼之衆所

四川通志卷二十七
稱善後諸冊何能及公什一也迺諸大夫協慮則蒿目柄
事則執掌咸無媿媿之勞臣云

崇報祠記

李長春

天子以問西南夷罪狀授中丞確庵魯公則赫然致
天討矣軍興而公躬秉鉞督之以憲大夫岷山李公爲之
監因奮謂公曰今蠻夷之毒焰燎原久矣彼習見邊吏異
愞而易于恫喝逾咆哮其醜黨而孤豚吾赤子孕婦膏刀
鋸嬰兒炊鼎俎楫遺齒而暴諸原野者莽莽焉並邊之民
銜之次骨頽亡柰倡獠何第飲恨至死口託天報讐耳不
意當公而數世之憤始紓也環戎以南至于瀘水不佞寔
備兵彈壓其地宜被羽爲諸將士先公立起壯之與語大

令繇是營中事一切倚辦之矣公旣以虎符發郡國士
調羅鬼諸土兵集麾下念諸將士不能無分主客以生得
失且帥酋夙與蠻媾寧保其不陽犄角之而陰逸之奔也
日夜圖所以輯睦懾伏者焦勞至見二毛李公爲之布威
德申約束帥酋皆交臂願効死力而上卒自刁斗外亡敢
有叫囂者矣公按地圖謂某所宜前茅以控搃某所宜後
勁以批擣慮亡不精絕獨到者李公計實懸中故始尅凌
霄次尅都寨又尅九絲所向輒如振槁峭崖絕壑之險不
啻從枕席度師人人嚙指稱神而李公每戰必擐甲胄與
毅騎同馳逐遭嶮塞不可騎者復曳步率行泥淖中且宿
則枕橐韉蓐食則供爨蠶身冒危危者數而卒不少挫也
當九絲之尅假王以下駢首就戮其它蹂躪山谷悉以身

爲京觀不封而崇若束手就俘函者亡筭矣公循行山箐
慨忼謂李公曰夫蠻之種嗣盡矣非獨

國威亦有天道焉碩安得偉畫閔畧令千百世永永亡虞
耶則以善後事屬李公遂建城堡置屯戍闢田賦繕學舍
諸所規創非計久遠而僅便利一時者不事矣語具不佞
所爲建武城記中今九絲之塗車擊轂人有摩鞞鞞殷殷
日夜行不絕隄塍荷鍤者如雲之屯因山爲壩浚谷爲隄
與長城巨防埒險焉而武夫健兒被堅甲蹠勁弩守關門
而誰何建節銜命之使輜軒相錯于道是巴蜀一雄鎮矣
孰非兩公注厝力也

天子嘉盛平功特晉公與李公爵一級李公以叅知仍視
憲大夫事負之召公入貳樞廷贊惟壘之議李公懼燕訪
使長蜀臬始公去父老子魚小肖公貌祿祠之伏臘率羅拜
宇下願天福公如公福我民亡已時乃李公去父老子弟
復願以李公配詣郡守魯大夫白其狀魯大夫曰此于祀
法大相應哉抑我

明故典也曩宸濠之逆王文成提戈首鏖之乃吉守伍君
輒提義旅以從因共匡扶九鼎而免黔首于湯火今大江
以西兩公巋然並祀也夫平蠻之功何下擒悍王哉矧開
拓疆上于絕徼之外尤上世所懸萬戶侯壘而求也余爲
若謁大史文以張祠事不佞執簡而嘆曰天生

社稷之繇用以紓主急捍國難者抑何耦起而叅成也辟
之左右手然或以脩首或以脩足清煖寒熱則共拯之鏤
鄒傳體則共搏之大歸衛其身使不仆耳方征蠻

詔下公必伸其孤特之見破撫為戰誓不以險難中解是時獨李公決策同因之一推一輓以造亡前之績及兵解而地斥公不憚規恢之勞營營若親造之室乃棄土綢繆咸李公拮据力焉夫其霆擊斧斷于建事之初而爬搔掬束于成功之後兩公精神之所灌注若共肝膽至財謂頡頏亡論矣今蜀人世世衽席亡復鋒鏑憂而

國家煙火萬里加于幅員未有之域此之為功信圖牒盤盂所焜燿也家尸戶祝歷千百世遐思逾綿邈者蓋其報哉不佞往聞李公身履典軍塞旗不避矢石計其人必激叩振矜間者以使事歸從公一再語則溫然博夫君子也口悛悛不言功而以募徒憂疲民與吏治未習者察眉睫可指焉其政醇厚寬簡不務峭嚴之操乃當事沈毅善斷亡復中休而外撓宜其建樹卓然也魯大夫者亦以九經功繇邵丞即拜二千石兩公亟薦其行能不佞以是益知體國多勞臣矣萬曆六年歲次戊寅夏五月吉

崇報祠記

陳文燭

崇報祠者像都御史曾公而思報者也按祭法日以勞定國則祭之能禦大災則祭之乃生祠非古也其因功而繁之思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何可已焉都蠻蓋古西南夷危巢鬼谷丘陵曼衍素患中土而于今尤甚往往焚我宮室剔我士女掠我旌倪高珙慶筠長興之民日不堪命將胥衣冠之俗而附雕題之長矣昔天順咸化時十八萬征之而不克嘉靖隆慶間數十年撫之而未寧安所決策哉萬曆改元曾公撫蜀上書其畧曰

聖明御極殊方絕域重譯納貢喁喁然嚮風慕義無如蠻
之負固者臣愚以為勦之便總兵劉顯善用兵橫被口語
願明主彰使過之仁書奏

上俞允之公奮然秉鉞歲癸酉三月如叙誓師曰

天子以蠻敷霍于爾百姓勦絕其命余恭行天罰嗟爾有
衆最哉時土漢兵十四萬公以意授顯顯以身先士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也遂誘縛酋阿苟等五月一日至凌宵
寨拔之六月十八日夜斬酋阿墨等至都都寨拔之時阿
二方三守九絲又阿大阻鷄冠嶺九月九日乘蠻被酒斬
關而入至九絲寨拔之其破小寨以百數斬首以萬數拓
地四百里獲蜀漢銅鼓九十三面凱聞

上悅而告廟百官稱賀晉公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大學

生總兵顯而下論功行賞始張官設學列雉為坊

上命曰建武所詳在大學士南充陳公碑中嗟乎漢通西
南夷蜀父老不便也司馬長卿詰難之其言至今不廢云
彼稱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有不浸潤於澤者聖君耻之而
况蠻為大患如今日者乎即夜即一線三年未竟今功成
數月耳人多言征蠻不便者假令拘文牽俗如向來撫議
真以湯止沸抱薪救火耳烏能成功哉公昔尹富順往來
叙南蠻在目中矣又元輔荊州張公素知公才

主上問公何如人推心委任置顯謗書不問公倚之如長
城操之如嬰兒見得其死力以報國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
必勝之民今觀之尤信讀公宗功一記不自有其功意深
遠矣越三年召公兵部侍郎蜀人建祠于新城若干楹額

曰崇報深山窮谷龐眉皓髮之夫感泣不能去以爲極已
于水火之中也三代之兵若時兩公宜未祀茲土哉叅知
李君江陳君大壯叅議楊君一桂僉事羅君向辰命燭伐
石紀功燭謂公之功無論太常所書即百世口碑焉又四
君皆佐公有勞者不具論獨論其大者如此公名省三字
三甫鄧中人嘉靖丙辰進士

生祠碑記

朱茹

蜀自山都用兵

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屢於謀猷材猛之士屢於力農工商
之民屢於轉輸而秉鉞大臣嘗裁幣夫策以取反噬士大
夫邀招安之名將士負材猛而誰何農工商之民咸失其
業惟

今上登極之元年岷山李公先是旣奉

命兵巡川南公自弭節川北時謀畫夙概于衷乃與督撫
之臣協心議乎首肅內治以聲外夷于是糾官叅詰豪彘
蘇民瘼興學校振軍容惠威兼舉吏治烝烝不至于奸而
教化行是幸夏公躬冒矢石下令與二大將分扼要隘大
舉剿事用義氣鼓舞將吏奮勵志如公指授不旬日先克
凌宵秋九月九日遂大破九絲連搗雞嶺氣若猿崖扇動
諸巢穴而殄其魁桀遠邇震疊無敢我當者凱旋之日軍
不費餉禾不易場市不易肆羣黎晏如也已而察山水二
都形勢卜地之周廡環翠者立爲鎮城城中置以戍所署
以官聯得請於

朝名曰武寧而首者屏翳荆榛之區今則雉堞有嚴晨鐘

宵旰冠裳文物章灼人人胥聽山甲澤黔扶携來觀者莫
不喁喁貽聘而樂以爲自得所歸益二百年來未之前觀
也當事言上其功以

聞報晉叅藩兼職如初公又益殫心抒慮亟脩防守之圖
以垂久遠其前後在川南砥節守公劉嘉興利諸善政不
敵於此此其大者逾三年改取轉今果長人人謂報不償
其功云今天下邊疆樹功之臣始平艱者必易善後外難
靖者內顧無憂乃公則不然九絲峭峻豁舒連亘千里茂
林叢菁層層伏莽蒼間即公曳管屨捫蘿而登鳥道幸脫
於危者不知其幾也旣築城然地多淖深汗浥屢陷輒築
萬堵庸心及守伍不足又自勾近地戍遣之舊通新釐者
足之俾勿缺猶未也身行兵間而署有內息之憂充人所

不能堪者公則慷慨不爲動及其盪平之後公又獨居者
有年所家徒二壁立且一帟尚不暇煖時時出武寧巡視撫
臣密偵之處陋宇自若一茶屬歆艷慕焉夫公處人之所劇
難而終始盡善外內弗測誠有如臺疏忠誠勤慎之薦者
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勞也公旣入省江陽於川南爲
公節鉞鎮感公之恩更淫以于其行也江陽農工商之民與
夫民之俊秀若在縉紳者皆以爲公今雖莅省風教徧及然
懷之不已謀永所思共拾賫鳩工庀材儼祠公於黌宮之
左其不得盡營於費者則挺瓦畚土育木輓石競竭其力
以爲愉快事聞於郡守馬子宗魯倅徐子繼芳李子莊慕
王子應華相與驚然曰茲非吾有司者責耶宗魯倅德公
恩又深不敢以請甚盛願也各出俸始事不旬日而祠建

豐棟飛甍開庭崇榭巍然自公之貌尊祀其中而江陽之人咸以得樹所思為喜既而董是役者徐子獨造余請余記之余不佞無當李公者然余從大夫後寔習知李公遂言曰余觀李公益篤行君子云公以都人士起家名進上令廬陵有惠政拜御史直中動中外歷藩臬名實彌加本其養厚而器度閑遠若滄海萬頃空洞無涯矣焉公之心方欬然不自以為功也而江陽之人碩欲為公張之尸祝毋乃蓋乎畏壘之民規規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森子之所為想外者也公材間世

聖君賢相識之稔矣且看陸專席而坐論

廟謨勅勳爰鼎之上此安足為公重竊恐非江陽之人之所以善承公志也雖然庶民之所傾嚮僚屬及士類之所

為傳誦如此豈非衆情繫屬裒然足稱者哉即公無是心江陽之人之情安能欲為然余又聞之傳曰有功德于民則祀之世之功在一時者猶可祠也矧李公功在後世者乎祠之胡可已也故余為之記不獨以述我江陽之人之情且以明李公之志亦將俾夫後之睹其貌而考其名者必為之低回瞻仰想李公之英聲遐烈儀刑而程之又有風道焉

萬曆五年丁丑四月四日也

都江堰記

陳文燭

灌縣都江堰蓋江之會云禹導江自岷山西入大渡河南過於汶歷於灌堰在江中流為二有南河者會新津有寶瓶口者流為二至于漢至于崇寧至于華陽故稱灌口堰

外低而寬堰內高而狹水勢也作堰灌田始于秦李冰司
馬遷著河渠書瞻蜀之岷山大李公之功且云渠可舟行
民饗其利蜀人朝祀焉漢唐以及宋元堰法漸壞至元間
僉事占當普鑄鐵龜民利之昭代以來屢修屢圯嘉靖間
復鑄鐵牛詳在僉事陳公鑑記中其銘曰問堰口準牛首
問堰底尋牛趾堰堤廣狹順牛尾水沒角端諸堰豐頊稱
高低修減水真名言云萬曆乙亥江大溢堰盡壞成都知
府徐元氣灌縣知縣蕭奇然列狀修復巡撫都御史曾公
羅公慨然允行後先軫念巡按御史郭公慮益深長增以
鐵柱命尋牛趾而濬之自堰以下如仙女三泊洞寶瓶五
陡口虎頭諸岸間植三十鐵柱每柱長丈餘共用鐵叁萬
餘斤又樹柱以石護岸以水遇重則力分安流則堰固

天都做古云水利僉事杜公詩悉心區畫始萬曆三年十
一月越四年三月工成費金三百灌漑千里民咸歌頌御
史公適還朝復按茲地左布政使袁公隨右布政使潘公
允端按察使劉公庠叅政蔡公汝賢秦公淦副使王公原
相僉事甄公敬共觀厥成燭聞而嘆曰蜀稱天府號陸海
豈謂沃野不在人耶秦法作渠與井田并太史公論禹斯
二渠以引河其來舊矣如西門豹引漳水鄭當時引渭水
足利于國中原變遷問殫為河法多湮滅惟李公之堰幸
存于蜀乃二三公修之俾古人遺意千載如斯尚永賴哉
今天下事鑿者創新論怠者失故道及其不支諉口天也
沉壁負新何益焉假令人皆師古則刊山表木之勲至今
存耳寧獨一堰哉余益嘆二三公經世之智云

灤西草堂記

陳文燭

昔人謂杜子美夔州以後諸詩蓋最工云考先生自成都下瞿塘浮湘望洛而寓于夔門其居三徙有灤東有東屯而灤西尤著地多平曠田可水稻先生出峽即易其主而所手書券宋元間得而珍之後日荒圯萬曆改元夔守郭君集訪遺址檄奉節令羅繡藻新祠事肖先生像太守能文章有記述而又請余碑焉余奉

太子壘書宣教化例得旌揚古今忠義之士徘徊祠下不覺泫然也憶先生獻賦時玄宗大奇之命宰相試其文拜左拾遺乃高自稱道先世以來多以文顯若薄揚雄枚舉不為者其矜誕一時有祖審言之風會祿山亂輦轂入蜀避走二川肅宗立往救房琯至不省錄嚴武節度劍南復

特為表為參謀檢校二部員外郎先生久于夔及茲堂之建其時有足悲者而史稱先生挺節不污所為詩歌善陳時事千彙萬狀兼而有之忠君憂國每飯不忘當時韓愈氏高其文章光焰至長也真知言矣語曰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先生之謂乎先生襄陽人與孟浩然友善襄陽舊有孟亭不存而峴山祠先生者亦荒今灤西更新比于同谷浣花可謂無隔世教哉余為迎送神曲使歌以祀其詞曰

昔飄零兮流寓嘆遷以兮朝暮側身來兮參差其舊路

右迎神曲

二年飽兮煙霧千載馮兮香炷尚轉蓬兮山靈其呵護

右送神曲

建浣花草亭記

陳文燭

浣花草堂杜工部舊居也楊文忠公記之詳矣余入蜀游
 焉因嘆曰有唐至今赫赫盛哉何無以茅為亭者乃鍾祥
 劉公庠安陸楊公芷番禺王公原相餘姚周公思充肥鄉
 張公思忠長洲杜公詩平定甄公敬命經歷王忠創為之
 而題曰乾坤一草亭俾當年所營茅屋千載如新也余坐
 其中見層軒所面即百草潭水而幽澄入戶足消客愁者
 又鷓鴣飛鳥時相上下風月之夕則橙林翠竹作鳴鳴聲
 如垂老之別無家之嘆忠臣義士聞者淚不可禁亭外老
 樹飽歷霜雪其凌霄之狀若俯挺之之子而小之流落景
 光咸在亭中假令子美有知當驚二三公知己于百世之
 後矣嗟乎祿山之亂遠依嚴武在唐上元間公有大不得
 已者方其茅屋為風所破嘆曰安得大廣厦更被天下
 真壯士哉可以許稷契矣後世奈何以詩人之雄際子美
 哉王忠聞余太息就溪水滌硯請余記之俾修亭者無忘
 誅茅之意云

修簡州濟川橋記

虞懷忠

蜀稱天府之國劔門瞿峽列峙西東巋然控握秦楚丁丑
 秋予奉

命巡歷其地至則徘徊周覽緬臆昔人所謂一夫當關萬
 夫莫開之勢誠然哉乃申飭兩關之守俾百姓得安耕鑿
 之業凡橋梁道途民弗便利涉者咸督有司相時修之於
 是簡州守駱君秉韶以濟川橋為請予與
 大中丞雲澤王公題焉爰出公錢下州修築一時官民咸

謂工程宏鉅水勢浩瀚難於爲力惴惴然恐無以底績是
愆已卯春予巡視抵簡躬詣橋所目矚心計得其大都乃
鼓群趨而進之曰往哉克諧乃功汝其力哉乃爲文以祭
江神教民作河車以殺水勢於是前分守叅政孫君今分
守叅政吳君分巡僉事李君暨駱守董皆殫厥心矢厥猷
下及州之士庶亦罔不克咸厥力仍其舊爲洞者五高凡
九十尺有奇橫三十二尺有奇直跨三十餘丈上爲瓦房
三百餘棟用財之緡三千五百有奇匠以工計者四千五
百有奇牛車丁壯以夫計者萬二千三百有奇經始於戊
寅之冬迄已卯五月而落成驚濤排空屹不可動行者輒
以手加額曰博哉利澤垂萬禩矣伊公之力哉諸父老
率其子弟稽首庭階請紀其事予辭不獲已則進父老

弟語之曰若等覩茲橋之爲利也烏知其所自邪爾蜀地
險民若擗目比戈靡有寧歲我

國家統壹寓內即氏卷之地設龍安郡乃松維諸夷喁息
懾服今

聖天子朗金鏡燭西隅邊吏奉法黎氓按堵維茲簡人得
乘暇豫以建橋功庸非

朝廷力邪先是邊夷跳梁西民瞽瞍今 中丞王公建石

畫遣大將出師擣之酋惡就縛烽燧無敵茲橋告成庸非
開府力邪且上弗平其政民將有失其所者又何暇及於
橋今自巡守下泉州邑咸以民之心爲心壹其政刑寬其
徭賦又以時修杠梁之政則橋之劃然有成也庸非諸人
夫力耶迺予樂觀其成喜斯民之利濟耳何力之有焉父

老乃歸予功胡過情也抑予願諸父老各平其情誠其志以濟民利物爲德若茲橋然又明孝弟忠信之道誨其子弟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勤勤懇懇務底成立若茲修橋然則簡之淳風當與橋並悠久勿壞諸父老曰唯唯因書爲記分守孫君坤字順夫睢人吳君善字元夫龍溪人分巡李君薦佳字伯受潁川人署州事成都郡判繆思萃州守駱東韶俱浙人州倅尹邦俊蒙自人其州士夫耆庶凡有橋功者勒名碑陰

平蠻記

周倣

古稱西南夷之長以什數夜卽最大夜卽之屬以什數都掌蠻最大都蠻雄據九絲城中出入剽劫世爲邊患而敘廬川南之民受毒最慘粵稽志載自孔明七擒之後至

氣時侍御肯堂孫公繼至澄氛極瀾振威肅紀猷念參合公知兵之可用也乃於四月初十日師次凌霄城凌霄九絲門戶也四面削壁高薄參井而蠻王阿苟者世藪於中馮陵獍驛鋒莫敢當都督乃遣武舉李之實等設間十阿肉等六名就擒尋破落豹惡浹坎二寨以剪其羽翼副使李君率知州羅侯向辰親詣督戰廿八日分兵六枝攀藤捫蘿以上蠻礮木石下鏢弩橫發我兵銃箭火攻迅於風震中傷死者甚衆蠻奔寨固守五月朔我兵橋越深溝射藝巢門屋直搗巢穴擒蠻王阿么見胡大漢並蠻衆九十有五斬首二百餘級歸被掠男婦數十獲畜一百五十頭皮鼓器械無筭留兵二千名營守萬仞堅隘三日蕩平蠻自是懾惕奪氣矣時天暑諸將徂於曠世奇捷遲疑不進

公檄下切責督戰益急官兵復依分部西擊都都寨都寨
 九絲左臂也險比凌霄而袤廣過之六月既望都督遣土
 舍隴清者為鄉導夜登藍墩坡奪占阿兒寨會攻高平董
 木等壩大破之十七日副使李君通樂宴以陣督兵仰攻
 洪崖至絕巘大雨賞銀三千兩搗師休營十八日昧爽三
 哨分兵奮擊值印壩惡夷來救堵殺至暮印夷敗走夜三
 史師進巢門蠻殊死聞我兵稍却俄而燎起環蹙之蠻愕
 奔匿追兵搜於兩河印壩諸處斬黑王廖王暨蠻衆六十
 餘級擒奸細阿湊等二十餘名歸被掠男婦數十獲畜九
 卜頭銅鼓鎧甲器械無算思遭小寨悉平仍設兵營守如
 初時仲秋八月初旬也土漢精兵調集者十四萬有奇蠻
 間竊出遊我糧道公令參將胡君大賓設兵護運會夷田

大熟士卒刈禾就食恒得宿飽遂於月九日分兵五營環
 攻九絲大寨都督劉君由黑帽尖山進攻其西舊帥郭君
 成由印壩山進攻其南安君大朝由得它麥易進攻其東
 壯叅將張君澤由穀爆進同攻其壯都司官侯一位原遊
 擊吳繼祖攻其西南與都督兵會其綜理庶務各以有司
 羅候向辰等監其事副使李君在營視帥叅將王君叅議
 沈君僉事周君咸以攸司羨營以居蠻聞大兵至渠惡阿
 大糾衆拒守鷄冠嶺阿二方三拒守九絲城三酋恃壘相
 望幾四十里各重柵懸石淬弩礪矛以待我兵營於兩下
 中不能動間有賈勇竊登者輒遭挫劔計莫知所出無何
 黔渠阿大率衆來就撫實誘我輕入腹背受敵殊無實降
 意公知其然即遣死士黎朝佩數人齎銀牌衣冠往諭待

以不死由是聞風詐降者二十餘寨公悉許之以攜其黨
實降夷羅萬良等二千二百各與安置被囿留者給票驗
歸絡繹相屬蠻以故互相猜疑觀望不決會天久霧兩尺
尺不辯人形公懸賞銀三萬兩以激壯士乃密諭文武諸
將曰天雨黥塞蠻度我師不能至寨明日重陽必安心耽
飲若縱兵出其不意其勢必得所欲諸將如令卽選部曲
驍勇能孫升者千餘人取道夜縋上襲已而五路兵攀引
並上拔其外柵飛礮鳴銃聲震天地蠻果於是日蹇神不
虞我至也仍環結不動血戰以拒自辰至酉自相枕藉頭
墜跣死者不可勝計遂斬首八百二十七級焚碉房四千
餘間生得僮婢七百五十有七畜一千一百頭歸被囿男
婦數百銅鼓十二鏢弩器械無算巢穴一空翌日公臨

縣大饗士以勞自此之後諸將乘勝轉攻旬日九絲城
寨十三大殪之二十二日克鷄冠嶺斬首六百六十七級
焚碉房一千二十間生得僮婢三百八十有四銅鼓十皮
鼓夷器無算擒阿大阿谷王等三十餘衆於箐中餘寨十
六悉平殘蠻號跳慘愴竄入後山中十月初七日官兵追
至吊猴崖崖逕嶮巖不可登我兵對山起敵樓四每高層
十二發鳥銃銃自上交擊蠻窘急不能支斬首四百餘級
擒阿義王阿貢等一百六十名獲銅鼓五牛馬夷器無算
附崖十三寨悉平初九日追至母猪寨先令降夷羅朋等
百二十七人來降尋破寨一十有二斬首六百六十三
級擒方三阿祖王暨蠻衆三百九十有三獲夷器牛羊益
多諸將分兵搜索山中不見蠻一人惟阿二遁於貴州境

上三道遣兵亟捕擒於大寨山下計前後破險寨六十餘處焚屋七千四百餘間斬首五千六百一十級顛墜餒死者不在是筭俘獲酋首三十六名招安二千三百八十一名開拓田土四百餘里獲諸葛鼓九十有三古文銅鐵大釜各一鎗弩皮鼓等器二萬七千二百有奇畜一千五百一十餘頭穀穗以挑計者二萬二千有奇歷代逋誅之孽孑然幾無類矣然以三旬克焉兵不外徵才不父匱不惟紆千古神人之憤而各省苗蕪之雄莫不斂手喪魄不敢復萌異志古今用兵未有奇偉神速若此者蓋惟

皇上神武聖文風動遐域 秉鈞元老密翊

廟謨惟斷乃成故中丞得悉心壯猷文武將士亦克抒忠自奮耳昔趙充國討先零廷議未定獨相國魏弱翁任其

計可用贊漢孝宣力行之故天下後世壯充國之功而益多魏公之能知人也以今揆之何以異哉冬月書上

聖上宣捷告

廟晉公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凡有事文武群工咸膺休命陞賚有差蠻既平公登廢城山椒相視山川形勝要害請建鎮城一墩堡三十有八文廟社學各一留復大將憲臣以彈壓控禦增府佐一守禦千戶所一倉驛各一守禦即以敘瀘二衛官軍充實選指揮掌所事召土人雜耕於中以減他日募戍凡戎縣寨城名悉易其舊與民更始一新其善後永賴之策靡不周焉語在征蠻奏議中先是公初令富順督木入高邑途遇蠻劫公令左右下馬乍出乍沒蠻疑其伏也礮二渠以解即今秉鉞專征不動聲色而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大憝克清三巴宴然若罔知軍旅之事其雄畧勝筭類如
此吾蜀真有遭哉是年夏建昌之捷併奏吐蕃諸夷稽首
供賦爭先納款雖禹書所載西戎即敘不足多也嗚呼盛
哉時藩臬大夫左布政使鄒君按察使劉君叅政王君李
君董君叅議汪君副使王君陳君僉事周君張君田君秦
君范君羅君觀茲休美實踰前聞請刻石以示永久於是
吾郡知府事徐侯元氣同知張侯元善通判陳侯表表侯
邦彥推官趙侯邦奇游侯朴造廬告俶以紀其事俶愧不
能爲役姑卽耳目所著記者敘述其梗概云耳公楚之郢
郡人世爲文獻名家關西學政士林宗仰撫蜀三年塗歌
邑頌不能縷舉此特其大者爾他日勒功鐘鼎垂名竹帛
必有載筆能言之士書之以附

國初功臣傳後茲豈

禹一哉謹記以俟

重立褒恤祠記

郭 棐

成化丙戌夏夔府督糧于公楨死於流賊石和尚之難事

聞朝議贈公夔州府同知廕一子入監讀書

勅大昌縣官立祠春秋凌祀

賜額曰褒恤我

憲廟憐忠意諄篤若此足以風世矣後羅狀元洪先爲戰
馬記表其事益赫赫炳著予壬申歲來守夔問祠則圯塌
無存閱志則僅載公姓氏而死事之烈湮滅無聞予爲歎
欷灑涕爰撥羅公所撰記中語申當路請以公入府名宦
祠代巡還一郭公督學五岳陳公僉曰可於是公始得嚮
夔祀予因檄大昌戴尹國經復褒恤祠以光

聖典戴尹慨然任之乃度地鳩工為祠三間門三間貌寢
三間廊房十二間縱百有八十尺衡百五十尺有奇四圍
樹以材木其堂宇翼然其簷阿竦然其丹堊煥然其力藉
於民其費則蠲於俸越丙子春二月功告竣以復於予請
予記焉予覽圖撫然曰嗟乎夫忠者臣之紀也為臣死忠
所以翊贊人紀也故死一也有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格鳥
獸立萬古之天常而正萬世之人心者曩石和尚攻巫山
勢焰甚熾也司督捕者蘇州王蘭浚浚然若鼠之藏於穴
曾不敢伸首一覷公憤代蘭督兵往解巫山之圍賊退攻
大昌公追之賊披靡走無何公馬陷淖中賊還擊公竟不
屈死焉馬自大昌馳數百里抵府號嘶甚悲衆始知公被
害蘭曾不能出一緡給公後事且欲其馬為已有馬一夕

跳躍踉蘭斃之蘭家衆憤殺死差悲哉公為職死馬為公
死公固有臣子大義也馬何亦甘其死以報公非公忠誠之
所感觸然耶烈哉烈哉予獨慨公之忠能感於馬乃不能
行於察察又嗤蘭之奸不齒于馬烏能免于公嗚呼一薰
一蕕凜然足為萬世勸戒矣乃世之險夫唯唯然以擠善
良為得計獨何心哉因述其大端授戴尹刻石以告後人
復為曲三章俾祀公者歌焉詞曰

虬髯蒼兮掀張馬鬣奮兮騰驤浩氣不泯兮騫天路而
來翔

右迎神曲

公之心兮皎日公之節兮昌山嶧坼公來饗兮靈於赫

右饗神曲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舉靈旂兮鸞翔奠桂醕兮椒漿公不少留兮涕濕我裳

右送神曲

新建巴中驛記

郭棻

古聖人之創為遠傳其意豈不淵然深哉大都在平天下之情而節其力至其劑調而均壹之者則存乎公天下之心心公而力可節力節而情可平三者備遠傳之政斯舉矣守土者可蔑視乎哉夔之東屬邑為巫山當水陸衝要其陸去楚之巴東百八十里而遙鳥道崎嶇熊山峻峻行者苦之乃二邑大馬往來迢遞告憊困者屢矣曾未有思所以節而平之者予壬申春奉

命守夔憇小橋進邑人訟之作而曰嗟乎情之不平力之不節孰有急于此者乃吾人胡可萌自私自便之心熱然

不一為之處乎詰旦進巴東鄰尹先裕巫山葉尹文炳語

其故二尹同聲應曰是二邑士民之素心也意者其徼惠

於今乎予曰第議之至酌而行之予之責也閱數月二尹

以其議上大率夫馬廩餼之供巫任其六巴任其四既而

兵巡羅岡范公 方伯野庭羅公 巡按肯堂孫公 巡

撫確菴魯公僉曰是道傍之築也胡能有成吾蜀專之可

也檄下府時鄒尹以病去葉尹以被誑去矣已而巫山趙

尹時鳳繼之予語以情實且曰巴東瘠邑也均任之維艱

吾夔巫專之可也趙尹羨以其議上凡為夫若干為馬若

干為廩餼費若干為別署若干為驛官房舍若干予復偕

同知修城王君嘉言參酌之議既定轉白于 臺省是之乃

疏陳于

廷制曰可其定名為巴中驛用垂有永乃下縣如前議行焉
其正署則仍小橋公館之舊增而闢之廓如也予又與趙
尹指俸餼之餘建坊二座左曰南楚通衢右曰東川首驛
規制煥然稱壯觀矣於是二邑之民莫不嘖嘖然曰是錫
吾民更生之願也不然何能寧居往來士大夫之出其途
者亦莫不津津然嘆曰是俾吾人有卽次之安也不然何
邊寧處嗟乎是一役也人心翕然享之何以臻茲哉亦節
其力而平其情也然非 臺省大夫公天下之心以爲心
則二邑兩持何能成事得情之速若是哉旣逾年予叨轉
楚臬過焉趙尹進而曰巴中之役公寔始之可無一言以
示將來盍紀諸予曰紀哉夫節民力而平施之
聖皇優渥之澤也殫精而圖之 臺省諸大夫之公也竭

夙夜以經營之尹之力也荷旣息而均戴之二邑之人之
心也何可無紀哉然前言悉之矣卽古聖王致治亦不過
公天下之心節天下之力以平天下之情情平而天下之
治因之矣獨遠傳也與哉趙尹無然曰命之矣請勒貞珉
以詒來者

禹廟記

王廷瞻

王世紀及路史華陽元和志揚子雲蜀記並載帝禹汶
山廣柔人也生於石紐蓋今之石泉縣云然則蜀於禹為
發祥詩姜嫄所當生民之初若後世號稱湯沐邑者宜有
祀考之宋嘗祀禹於石泉又嘗祀於夔門計有功張介為
記其事而今皆湮沒矣嘻何其闕也
今上踐祚脩舉廢闕興於禮樂靡德不報百物咸同於是

中丞巴陵羅公 直指隴西郭公咨覽禹跡慨然遐思言於

朝請爲禹廟成都如秦州祠太昊之義以颺禹績稱
皇上卷卷海內平成之意

制曰可迺治祠城中越二載而告成殿廡奕奕門戶翼翼
丹雘有奭肅肅謁歛若降若陟嗚呼盛哉夏后明德之遠
而

聖主之事報斤斤休也矣余讀書至禹乘四載同九州作
貢十有三載過門不入蓋喟然嘆息於禹烈焉然其辭雅
馴略言之及讀他傳記所載禹治水躬操耒耜燒不及損
濡不拾挖冠屨稅而弗顧所入名川三百支流二千至於
非亡朕支不遂窺息不屬以奠民於安土所謂臣屬之

不敵於此者耶至他稱述戴鈐履已受茨河精如乘龍
委童律成光無支邠之類則又詭字非常聞余甚異焉然
書亦稱浴出書錫禹九疇此與所稱探符授簡者異乎哉
今越之會稽山其上蓋有禹穴焉意者天授神聖以極九
州之溺而貽萬世之安事宜有之如圮橋素書穀城黃石
不必盡誣也世稱神禹有以也夫不然何其獨擅神明之號也
夫以禹之勞如彼其功若此宜祀一尊邁跡則廣柔為降
神之鄉宜祀二泝峻業則岷嶓為滌原之首宜祀三今河
濟淮泗之間沿流樛獻而民間又往往家尸而戶祝之而
茲士顧無祀豈以沱潛既道蔡蒙既旅數千年無壅決昏
鑿之患忘其功而遂忘其報乎嘻何其負而不德也夫祭
之為義有報而無祈河淮以有事而數祈瀆也江沱以安

流而弛報志也與其忘也毋_三數數者迫於蓄患無所奔
走控愬而為之不猶愈於食人之德而忘之者乎

皇帝聖哲原念本始允咨人心肇嚴蜀祀用彰明德且以
重蜀於天下萬世巴蜀吏昨薦紳長老莫不趨走環觀咨
嗟感激於斯廷瞻日迺者

國家有事於河河流順軌醜沈澹蓄黔首賴社大矣哉

皇帝之功與神禹並也吾迺今而益知禹德焉祇奉

休命既告成事乃為究度天意推明祭義揚翊

聖謨告之來茲日俾勿壞于成祀云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八

文六

碑記類

夫文而勒諸金石將以昭訓而垂遠也是故磨燕然
之崖思存權武沉峴山之石志在流馨矣然使言而
非文文而非實則何能久而不朽哉漢文勒于蜀者
不可考見唯獨蘆山樊守之碑巋然存焉其殆有神
物護持與唐則楊盈川表章先聖裴中立標揭武侯
而伯玉紀武東之篇傳正識太白之墓咸鏗鏘炳蔚
大放厥詞文不在茲哉

漢故朝請巴郡太守樊府君碑

君諱敏字叔達肇祖宓戲遺苗后稷為堯種樹舍潛從岐

天頤賈甫乃萌昌發周室衰微霸伯匡弼晉為臨魏魯分
 為楊充曜封邑厥土河東在漢之陰或居于楚或集于梁
 君績其緒華南西疆濱近聖禹飲汶茹汭總角好學洽春
 秋穀氏經貫究道度無文不睹於是國君備禮招請濯冕
 頭劉傑立忠謇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風鄉黨見歸察孝除
 郎永昌長史遷宕渠令布化三載遭離母憂五五斷仁大
 將軍辟光和之末京師復攘雄折綬纓冠既同賞封袂衣
 驅卑走枕北國復重察辭病不就再奉朝聘十辟外臺常
 為治中諸部從事舉直錯枉譚思舊職彈兇糾貪務鉏民
 穢患苦改俗喜怒作律案罪殺人不顧猖獗告于僚屬敢
 若此者不入其門州里僉然號曰吏師季世不祥米巫殉
 壘續乘青卷姦交並起晉付耆衆君執一心賴無濟

辟司徒道辭不隔牧伯劉公二世欽重表擢邑郡後漢中
 秋老乞身以助義都尉養疾間里又辟奮義校尉君仕不
 為人祿不為己桓桓大度禮蹈其首當窮台齡松喬協軌
 八十有四歲在叶洽紀驗期臻奄旬藏刑凡百咸痛士女
 涕泠臣子哀術刊石勒銘其辭曰
 於戲與考經德炳明勞謙損益耽古儉清立朝正色能無
 撓頌威恩御下持滿慮盈所歷見慕遺歌景行書載俊又
 股肱幹楨有物有則模楷後生宜參鼎璫再建皇靈出經
 阪險鬼方不庭所戢節足輕寵賤榮故救天選而捐陪臣
 晏嬰卹殿留侯距齊非辭福也乃辟禍兮亂曰渾元留像
 岱瀆冶匠兮金精火佐寔生賢兮豈欲救民德彌大兮遭
 遇陽九百六會兮當舉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鬼神格

方 建安十年二月上旬造石工劉武良鐫書

樊敏碑跋

程勤

皇上勵精更化以揚祖宗之大烈屬當京師父老源涕太
息思欲復見漢官威儀之時而僕仕於廬山天下最窮
處迺得建安十年巴郡太守樊君故碑於荒山榛莽間
亟作大屋復其上表而出之目其額曰巴郡太守樊侯
之墓嗚呼碑陰所記崇寧壬午距今五十八年而人之
任斯邑者皆吾鄉人扶倒植仆偶相似然豈物之廢興
固有數耶紹興己卯眉山程勤懋傳書

樊敏碑跋

楊慎

漢碑多不著作碑文人姓名而此碑之末續書建安十年二
月上旬造石工劉武良鐫何也曰古人以鐫石為一雅

事故書之以傳魏受禪碑者曰鍾繇鐫以一代貴臣文宗而親
鐫之役古人之重大藻而必欲永其傳如此顏魯公書桓令家
僮鐫之李北海書碑多手自鐫其云元省已刻或云伏靈芝刻
或云黃鶴仙刻皆北海自鐫也今之立碑草草而付之拙劣之
書鐫者又非良工宜其貽庾子山驢鳴犬吠之誚矣

新都縣學先聖堂碑并序

唐楊炯

敘曰銀衡用九天門壓西壯之荒銅蓋虛三地戶折東南
之野迥七星於上列太清不能潛混茫之機環四海於中
州巨塊不能秘生成之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擬諸形
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行其典禮靈圖廣運百姓日用
而不知神理潛行萬方樂推而不厭古者熊山南眺金崇
橫上帝之居鳳穴西臨玉室考爰皇之宅五龍乘正按天

識以希微六羽提衡驗星謠而罕謾洎乎尊盧赫昏之代
 驪連栗陸之君皇名邁於上玄帝圖始於中葉莫不憑三
 靈之寶位鼓舞陰陽藉六合之尊名裁成宇宙未有貴而
 無位博而無名大禮由其再造至樂出其一變蕩蕩乎人
 無得而稱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若夫司徒立勲於天地
 還承帝嚳之家微子開國於商周仍纂成湯之業雖玄禽
 曆數推移於景毫之都而白馬旗裳赫奕於風丘之國由
 是千年有屬萬物知歸乾坤合而至德生日月會而明靈
 降奎婁胃昴風駟白虎之精角亢房心雲鬻青龍之祉君
 王異表儀石紐而法丹陵輔相忠姿狀臯陶而圖子產豈
 上鑿乾象摛光芒於北斗之宮括成地形騰粹氣於東山
 之曲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神冥造化德合陶鈞

獲冲用於生知運幽幾於性道窮庶事之終始協庶品之
 自然觀者不識其靈仰者不知其德步一光於太極照曜
 三門含萬象於中區聲名萬國惟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惟
 幾也能成天下之務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道尊
 德貴粹統同塵始於中都宰終於大司寇能使長幼異節
 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奸雄獨立初明兩觀之誅
 政教大行仍赦同狴之罪盟齊侯而歸四邑夷不亂華黜
 季氏而覆三都家無藏甲非天下之至剛其孰能與於此
 青光歇滅赤錄衰微一注為海岱之尊一戰有河陽之霸
 故得三王不相襲禮亡於寇戎五帝不相公樂入於河海
 是以哀生靈之版蕩痛寓縣之分崩歷聘諸侯栖皇異國
 其為大也法象莫之能容其為高也黎元莫之能觀時非

我與遂厄宋而圍陳道不吾行終樂天而知命非天下之
至柔其孰能與於此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滄海不
讓細流故能成其大自季孫之賜我也交益親矣自敬叔
之乘我也道彌尊矣於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金人
右對仍觀太廟之階斧袞前臨還訪周公之位然後刪詩
書而讚易象動天地而感鬼神運百代之舟車開千齡之
戶牖是故雷精日角聞道德而摳衣月頰山庭奉琴書而
撰杖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智以藏往有感而必
通神以知來無微而不照論五行於帝輔潛觀太皞之先
揆七廟於天灾預察釐王之過星流十月徵曆象於衰周
日汎三江採謳誼於霸楚神無方而易無體聖人通變化
之津河出圖而洛出書聖人晤興亡之兆非天下之至明

其孰能與於此極天蟠地之禮周旋揖讓之規百神於是
會昌二儀以之同節非禮無以別父子兄弟親疎之序非
禮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本之於元氣徵之於太古
定足以法於六圖道足以用於八極服先王之制度出紅
紫而無施欽上帝之明威感風雷而有變非天下之至恭
其孰能與於此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
二管還相爲宮至音將簡易同知廣樂與神明合契盛於
中國還陳武豫之容奄有四方自得天王之操南風奏雅
知大舜之溫止里宣淫黜殷卒之暴非天下之至和其孰
能與於此悲夫日中則昃動靜之常也月滿則虧盈虛之
數也自太平王佐委龍翰於芳年禮義霸臣摧獸文於華
月則知天之將喪也則知道之將廢也雖復頽山壞木兆

悲歌於兩楹夏棟周墻陳盛則於三禮猶使文明熠爛百
王知察變之機鐘石鏗鏘萬代絕希聲之樂信可謂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也既而三河失
統九州之寶幣不歸四塞提衡萬里之長城繼作星扶日
稜乾象暗而恒文乖禮壞樂崩彝倫斁而舊章缺洎夫礪
山休氣潛膺赤帝之圖沛國真人密召黃星之錄尊褒城
之厚級崇殷聖之榮班學校於是大興文武由其不墜年
當晉宋運拒周隋太山覆而崑崙倒天柱傾而地維絕三
重赤暈還開爭戰之端千里雷埃潏有干戈之務亂罹瘼
矣黔首何依王室蠢然蒼生無主閭閻匝地今來爲講武
之場荆棘叅天昔日作談經之市皇家撥亂返正應天順
人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勳一揆槍而掃穢上廓鵬雲決

河海以澄奸下清鰲極今天子握乾象運洪鑪星重輝
重潤乾迴壯列垂衣裳於太紫之垣日出東方備法駕於
中黃之道溟滓之無天無地盡入提封伯陽之有物有象
咸乘禮節太階三襲明瑞氣於朱符中極四游發祥光於
玉燭東膠西序雲閣蓬丘國號陶唐家成鄒魯遂使西山
童子陳謠謠於壁水之前南國老人受几杖於環林之下
乾坤之大德行矣皇王之盛節明矣江菲鄙黍晨昏薦帝
之祥鳳穴麟州畧刻因天之瑞乃乘輿選吉日協靈辰詔
風伯以行觀促雷師而出豫房爲天駟仍施列缺之鞭斗
爲帝車即動招搖之柄奠玉帛奏金縢登介丘下梁甫擁
神休而尊明號莫之與京按玉冊而考銀繩于斯爲盛於
是迴輿轉旆臨曲阜之郊畿駐蹕停鑾訪雲壇之軌跡若

使九原可作大君得廊廟之才千載有知夫子記風雲之會即以乾封元年追贈太師禮也咸亨元年又詔曰宣尼質縱自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頌惟寢廟義在欽崇諸州縣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州縣速加營葺新都學廟堂者奉詔之所立也因三農之暇陳復道之規考幃帳於西京訪埃塵於東魯梅梁柱柱深沉風雨之津鏤檻文棍曠望江山之表納瀛雲於上棟白日非遙披濁霧於中階青天在矚雕鏤踴躍窮妙飾於重欄山海高深盡靈姿於反宇門生侃侃如陪文杏之壇胄子齋齋若預崇蘭之室每至南方二月草樹平滋北陸三秋風烟淫落莫不列蘋繁於上席行禮敬於

質明奠椒桂於罇中敬神明於如在爾其邑居重復原野平蕪出江干之萬里人參星之七度龜城藹藹煥繁霞於百尺之樓蛟浦澄澄洗明月於千秋之水文翁舊學日往年歸劉禪平堂烟荒霧慘武侯龍伏猶觀八陣之圖壯士蛇崩仍辯五丁之石左巴右獠之勝域陸海二江之奧壤大都督周王天皇第八子也玄元繼天而作降仙才於玉斗之庭武昭應運而生開霸業於金城之域五潢高映流滋液於咸池十日旁羅散光華於若木星懸帝子遙澄井絡之郊岳列天孫遠控彭門之野姬公以明德之重行寶化於周南曹植以懿親之賢發金聲於魯壯通議大夫行長史南陽采恒隋十二衛大將軍榮國公之元子申侯太岳鎮其靈襟傳說長河昭其神彩龐士元蓄西申之逸羽

始踐題輿管公明絆東道之雄姿初臨別乘朝議大夫守
司馬宇文純左衛將軍靈州都督之次子台門鼎族傳呼
祭戟之榮玉質金相海若河宗之寶庾冰清識得嚴令而
非常桓溫貴遊無車公而不樂縣令鄭玄嘉榮陽人也東
周玉裔北海金宗列矛戟之森森吐風流而舊舊尺兵不
用瑕丘有上德之君抱鼓希聞洛陽有神明之宰丞京兆
帝德工主簿扶風馬仁礪尉清河張嗣明壯地傳懷愛等
荆藍灼爍鄧杞扶疎許玄度入風月之清闈郭林宗獲神
仙之妙境南昌晦跡共梅福而齊衡左部韜真與喬玄而
等列博士張玄鑒助教費仁敬等碧雞雄辯則江海沸騰
曰鳳宏辭則烟霞噴薄一州聞道親居典學之官四子乘
風來聽中和之曲圓冠列侍執巾恭於西階大帶諸生受

詩書於北面泮宮之上更聞通德之門小學之前復見

陰之市鄉望等魚文驥子震輝於平原漢女巴姬駢羅於

甲第杜陵亭長終成輔相之才桐鄉嗇夫且著庶平之號

莫不公私務隙即聽絃歌陰雨時閑仍觀俎豆逍遙城郭

拜夫子之靈祠髣髴風塵見夫子之遺像天道之機衡莫

測下問書生陽精之遠近未知來求小子當仁不讓思齊

於上古之名遊聖難言有愧於中郎之石其辭曰

太虛寥廓洪鑪噴薄上綴三宮旁清八浴文津獨化聖人

攸作蛇柱爲居龍門是託爰清爰淨惟寂惟寞

龜識籀名魚圖表靈火紀雲紀天正地正君臣禮制宇宙

輝明文武旣沒成康遂行群飛海水若羽天星
玉篚曾裔金符遠系鐘石雖遷山河不替乾坤降德陰陽

合契虎嘯風清龍騰雲逝三光載行萬方攸濟
魯道既昏綿綿若存祿移公室政在私門學而方仕謙而
彌尊聽之也厲即之也溫義責齊國刑懲季孫
多能惟聖道廢惟命天下莫容諸侯走聘至於是國必聞
其政仁義立身溫恭成性不圖爲樂終悲擊磬
九野八方栖栖皇皇從周返魯考夏觀商先王道術夫子
文章可久可大爲龍爲光星衡入室月準升堂
智周通塞神兼語默頽然而長默然而息漢承周運胡亡
秦國察往知來研精茂德無必無我自南自北
萬象皆宗千靈共同惟變所適居常待終樂天知命匪我
求蒙壯辰之壯東海之東百王遺訓萬世餘風
時亡玉斗運鐘陽九周井龍沉秦原鹿走生人卷古道落

鉗口禮樂崩頽典章殘朽萬邦請命三靈受手

日角昇圖星精應符載揚風教重闡規模數遷三國年當

五湖星芒夜指日暈朝枯環材摧折壁沼荒蕪

赫矣高祖粵若稽古丕哉文王照臨下土地維旁綴乾紘

上補鯤化三千龍飛九五爰矢列聖重規襲矩

我君文思念茲在茲金鏡八海珠囊四時三雍九室秋禮

冬詩絳帳語道青衿質疑載垂仙渙廣劄靈祠

丕圖按籍遠求陳跡玉檻烟開金爐兩闕碎儀侃侃雲居

寂寂弟子摳衣門人避席階列簠簋庭羅絳石

地接臨邛山橫劍峯演池躍馬沮澤蟠龍中壑擊節高門

打鐘陰靈盱嚷文雅雍容書池必變講席當重

今還古往寂寞無尚太山既頽吾將安仰梁木斯壞吾將

安做異代風行殊塗影響敢立言而徵聖莫得意而忘象

唐人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唐范傳正

騏驎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
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
塌起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
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
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
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原武昭王九代孫也隋
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
以來緬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僞為郇人父客以通
其邑遂以客為名高卧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
指天投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

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雄

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

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

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

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辯如懸

河筆不停擬玄宗嘉之以寶林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

德音衷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

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

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

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

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逐之公
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

能傲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
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當作詩非事
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
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
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神鬼矣時人以
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
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
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
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滬
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
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
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

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
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
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庶問宣
也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洒掃訪公
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文二人一爲陳雲之
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疇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
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閒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
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
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
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
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
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於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

忍耻來告言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
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
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
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
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
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
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
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
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德乃求援
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歆敗其類所
不忍問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并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
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勲庸道德之家無樹碑于道余才術

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寘于泉菴一表
于通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
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緝斷簡以行于

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爲逸人晉有七賢唐稱
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於文篇萬象奔走
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
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
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
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庫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
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倚歟琢石爲二碑一藏幽隧
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碑 唐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祉自汝南仕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濛濛為黎州長史普護南梁二郡太守太樂為本郡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祕書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郡為主簿遇梁季喪龍避世不仕生皇考廣迴迴早卒君即迴之弟三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已飭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追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

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烝烝服事行年四十五有五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無餘力也是不此於道遠親終沒春秋已高從仕不可以養矣乃輟十祿之學脩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求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放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肴從之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亦為政矣其為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山書務農政天道時變道化成丘陵泉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也原田莓莓種稷穰汶陽之稼如雲矣春日載革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穀收熟君常乘平肩輿省農夫饋田峻刑以肅墮悅以勸若孫吳之用兵鷲鳥之搏擊也淖彼碩田歲取十千君廩實崇禮節恤惻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

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媮衣食帶刀劍推埋胙
篋之類鬪雞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雅業曰里有仁焉
吾何從也遂頓浮窳之節肅恭儉之規脩孝悌飭廉取將
欲較君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
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
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子真東海
上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
憂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
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
足豐也匪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
吝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縣縣羅網冥冥高鴻趨
避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絕胡越哉然則兩龔

不免於蘭焚二老不免於薇歎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憂恤
下無饑寒合道以制嗜欲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
養德俾爾者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
君乎享年八十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誠曰
啓余手啓余足我門人有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
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敢違聖人
可具棺槨而已歛以常服塋在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
之清業也有子某乙等皆能祇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
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亥月載踰小兆時吉始啓殯昭
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塋者千餘人皆
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歲曰君子沒矣仁何以名陵壑
不朽匪唯頌聲小子不敏謹述鄉人之教其辭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所昂
奮靈挺生君子於鍊元真唯孝肅悌唯仁善樂我耕稼
忘我縉紳芸芸田藪歲也其春農事方作君子犒動孰為
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慕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
良圖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
屈伸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
豈我窶貧自古有禮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尚存
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度嘗讀蓋史詳求性哲或東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
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
公高其人也公本系在簡州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

祚襄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以
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未從虎時
備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荆州平心與元德神交
泊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
續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政刑達於荒外道化行乎
域中誰謂阻深毅為強國誰謂運脆勵為勁兵則知地無
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
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而延大敵財用足
而不日沒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日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
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
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
葉而見思此所以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

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
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
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
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蹟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
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
乎君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
大漢之祀成先王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威震八紘上
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
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
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
短札以排群議而文字虫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
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孽罷昨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

肱爲之父母乃召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
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隕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
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
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濼矣度諺以
庸薄獲然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脩謁有儀可象
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
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
可闕乎乃刺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
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
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涓濱攝跡畏威離居懷
仁中原閉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

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
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蕪齊管晏摠漢蕭張易代
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烏虜奇謀奮發美
智天遏吁嗟平立咸受罰謫聞之痛之或泣或絕其棠
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
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裡祀
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
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元和四年記

賜脩蜀堰碑

元揭傒斯

江水出蜀西封徼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
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自秦歷千
數百年所置衝薄蕩嚙大為民害有司歲治隄防百一十

二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人十
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其休息不役者日三緡富
屈於貧貧屈於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下七萬緡毫髮
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概其所入不足以更費今上皇帝即
位之明年僉四川廉訪司事言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
處三十有餘悉罷之且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甃之
石則後可罷民蘇弊除胡憚而莫之為弘曰公慮及此生
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弘請出私錢試以小堰堰
成水暴漲堰不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
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便宜皆曰便復禱于冰祠與神
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功也今水失其道
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

神克相于干治弗于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於是徵工發
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于都江堰都江即高鑿
之處分水之源也塩井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比舊
無江冰鑿以避洙水之害中爲都江堰少東爲大小釣魚
磯又東跨二江爲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爲利民亭臺
之東南爲侍郎楊柳二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南江南
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于成都俗
稱大皂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爲虎頭山爲閩鷄臺臺
有水則尺爲之畫凡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盡沒
其則則民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旁爲治水之法
皆冰所爲也又東爲離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又東至
二石洞驪爲二渠其一自馬騎東流過郫縣入于成都古

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過將軍橋又
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于成都古謂之外江即
冰所穿一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
東爲駱駝又東爲碓石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
馬渠東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
涯四十有九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鑿二渠與楊
柳渠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
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爲外應顏上
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東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
南入于馬渠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爲萬
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爲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于
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二里餘有司因潰

以為堰堰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及三十
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
其功應期而畢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寧之萬工堰彭之壩
口豐潤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而石亦
責長吏農隙為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
柳外應額上五十次之鹿角萬工駱駝碓石三利又次之
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為大龜貫以
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浮槎然後即工諸堰皆甃以山石
範鐵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刀麻為絲和石之灰以苴罽
漏禦水潦岸若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勞種蔓
荆櫛比鱗次賴以為固蓋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
導其流以節民力或鑿新渠而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

會則為石門以時啓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為也
初郡縣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
任郡縣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廣其增脩而大其役民
若之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今雖綠
渠所置碓磑紡績之處以千萬數四時流轉而無窮其始
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其西南方可數里
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滿隨取而足用所向皆
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畢無雨雪故力省而工倍而民
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
之使相望于道臺省觀工之檄不絕于使所溉六州十二
縣之民咸歌舞焉而下自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已且疾
且怨或決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毀都江之石以壞其成

挽之百計不枝益固甫五越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永
休饗古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
詔臣後斯紀之於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疇之叙
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源也然所以為利亦所以為
害在善導之而已禹平水土猶已溺之后稷播種猶已饑
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為政不本於農不先於水是為不知
務是謂冥行之臣李冰一作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一修其
業神且不違彼失其利而欲廢之不亦卑乎惟吉當普才
大而敏德愛深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為
國忘家安於命而勇於義而不知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
建其在四川請罷益運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奸利置安撫
司以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端知無不亡

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弘殫智竭慮終始克相其
志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乎定後也石工金工皆
七百人水工二百五十人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軍居其
二工糧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
以斤計六萬有奇油半之鐵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工之
直物之賈以緡計四萬九千有奇皆出於民之庸積而在
官者餘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于民歲取其息
以備祭祀若淘灘修堰之供仍蠲灌之兵民常有陸役以
專其堰事嗚呼後之蒞此土者尚永監于茲勿忘其政
其事以為民病以為國家憂

塗山古碑

元賈元

至正十五年三月初四日涪陵賈易巖撰華陽誌云渝郡

塗山禹后家也古廟廢宋至壬辰郡守費著仍建廟崇考
于塗山之說一謂在此一謂在九江當塗東漢郡志云塗山
在巴郡江州杜預考曰巴國也有塗山禹廟又占巴郡志云
山在縣東五千二百步岷江東折高七里周圍二十里廊道
元水經云江州塗山有夏禹廟塗后祠九江當塗亦有之杜
預所謂巴國江州乃今重慶巴縣則江州非九江之江州漢
史蜀志有稽至今洞曰塗洞村曰塗村灘曰遮天后曰啓母
復合帝王世紀蜀本紀華陽國志元和志等書參考之禹
乃汶山郡廣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異生禹于石紐廣柔隋
改廣柔爲汶川石紐在茂州城隸石泉軍所生之地百里夷人共
營之不敢居牧靈異可畏禹爲蜀人生于蜀娶于蜀古今人情不
大相遠道江之役往來必經過門不顧爲可憑信先是帝曾大元

曰昌意爲黃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顓頊顓頊生鯀鯀生
帝帝之娶于蜀又有自來水謂蜀塗山肇自人皇爲蜀君
掌塗山之國亦一徵也至會諸侯于塗山當以九江郡者
爲是東漢郡志云山在當塗杜預云在壽春東北今有禹
會村柳子有銘蘇子有詩且于天下稍向中會同於此宜
矣通鑑外紀亦云禹娶塗山之女生子啓南巡狩會諸侯
于塗山如是則娶而生子生子而後南巡南巡而後會諸
侯娶則在此會則在彼次序昭然會稽乃致群臣之地或
崩葬之所故有禹穴所謂塗山一曰棟山一口防山紛紛
不一太平及晉成帝世當塗之民徙居于此故亦名其縣
曰當塗好事者援此以爲說而實非塗山世次綿遠地名
改易煩亂傳會不足徵况會稽當塗在禹時未入中國禹

安得娶彼哉今特辨而正之庶祠廟之建得其本真而禹
后受享于誕主之地尤不可闕爾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國朝方希古

上之立言為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蓄濟世之道絕倫之
才因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
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
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
當其折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
揮霍沉醇雄偉靡不臻其極致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
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
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
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為

時所簡棄由是歛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
綜庶類凌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為
得乎夾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
又若有合乎荀氏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
賢自擬不知者咲之以為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為詩人
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有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
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
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
乎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
性也而能不私乎己以字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為喜戚
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
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洎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

私智小數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
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獨
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饑寒有不暇
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之是心也使
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被淺於知德者
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
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
於兵也蓋久 大明御四海 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
學施寬厚之政既推先生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
以粥陷于夷者贖之以布歲兩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
復謂先生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文而成都之民思
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上君子因觀先生之居而

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
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爲
祠以奉祀庶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堂以存其舊高傑
華敞皆昔所未有下敬俾臣某記其事且某惟先生不遇
聖哲之君爲知己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
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
先生而未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
道益光則夫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
道之顯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
曰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顛
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爲君爲
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君視閭闔一物失所仁聖憂但稷

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勤其形億兆為憂古道不傳士溺於
利以位自娛以民為戲卓哉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
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利澤滂沱物無遺者世不能
以天實使然不謂一朝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
言所加山岳震動載求其實濟眾忠君為唐一經上配典
墳知言寥寥賤德貴藝據其餘膏梁肉是棄惟王濬哲道
恟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
容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吟如疾在躬散
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惟王之
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迄今歷世悠久孰謂賤上而
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歲享旌忠廟碑

楊慎

旌忠廟祀後唐節度使及公也公諱魯奇守武信日董璚
反東川攻遂州公在圍以中兵食盡而援不至遂自剄死
公結髮從軍事莊宗早立僅於天下驅馳中原破勁燕貴
驍魏王彥章號千人敵克成擒於公手及其守一隅孤城
反受困於僮豎豈非天以傳曰善死者不亡公善死矣以
身殉城以死勤事忠憤之氣凜然千載宜其赫為明神廟
食一方也歐陽公脩史以死事傳之五代之臣在是列者
僅十人耳國朝敦重祀典非功烈昭映史冊者不與
大明會典所載全蜀合祀之廟七而旌忠廟在焉豈陳寶
之光景動人畏壘之私相尸祝與土人每歲孟夏五日
遠近相率虔以承祀祀儀雜用杜蜡顧未有迎享送神辭
縣人士以為請乃衍楚辭國殤之義摘諸聲刻諸巖牲石

用薦歲嘗焉其辭曰

炳管蕭兮挹椒醕承彤饗兮闢神宇神之靈兮毅且雄精
為星兮氣為虹著光景兮如在標晴霞兮彤彤神之來兮
霄暖舒披颯爽兮英風噓紛羽游兮揚鳥旗置霜稍兮
雲駒淵淵兮披鼓噉噉兮陳等歌振縷兮舞回裾神醉止
兮奄虞神之去兮靈澤下而霑俎兮霧蒙學留我祺兮
我禧驅伯強兮逐肥蠶凶極栗兮箔委絲凶災蕩滌兮休
德流滋恢台孟夏兮歲以為期拜神祝兮神其躬思卜城
金甍兮奠我邦上我民歌薦兮無絕終占

六公祠碑

張時微

成都故有何祠先代吏之有功德於民者曰秦李冰氏漢
文翁氏宋張詠氏是曰三公祠其後巡撫林公元甫疏

增祀宋趙抃氏則曰四公祠又其後巡撫王公大用疏
增祀漢廉范氏宋崔與之氏則又曰六公祠云按載記水
驚弗經民患魚鱉乃穿渠三十六溉川西南土田凡數百
萬頃堰濫導支蓄洩用宜乃又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
恢神禹之蹟而拓陸海之饒則李冰氏之功也謹身率先
右愛教化以蜀辟迹而夷之徂也飭厲郡縣小吏開敏有
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成就還歸率以為右職又
修起學宮招集弟子為除更縣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
明經飭行者與俱縣邑慕之爭欲為學官弟子者蜀學至
此齊魯則文翁氏之化也俗故尚文辯好相持短長始厲
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又民務農盛廛宇逼側舊制禁民
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乃毀削先令但嚴伏

諸水百姓便之共歌來暮則庶范氏之政也承五代之殘弊詰蕞禁奸湍决霆擊而大要以勅俗風俗惇崇孝義獎德學以為士先他如以米易鹽以給軍興以賦輸米以行平糴諸所厝畫靡不井井使朝廷無復西顧之憂則張詠氏之治也貞介絕俗峻厲自持以身為帥丕變風俗始也疋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比再至悉屏去琴鶴止以一蒼頭執事至於今人傳其風猶為凜凜則趙抃氏之烈也寬減征賦篤志為民詔使盡護四蜀之師拊循將士人人得其歡心增茶馬以實邊備發緡錢以助糴本西南邊防屹有攸賴則與之氏之績也茲六公者為政規畫不同其于有功于民一也初予之啣命而來也首祠謁焉瞻其輪輿景其氏名乃心戚然動又瞿然以思也彼誠何人哉予

愧矣予愧矣已而嘆曰於乎吾觀于今而益知六公者功德之大也何者民情農自安不服田畝有司曾莫之程也溝渠廢而不穿陂堰壞而不治乃雨暘一或不時即束手跋踵而踰曰天其厲我乎而卒不免為溝中瘠此其患一也士不聚於庠而聚於市黨爭訟弋貨利否則博奕酒食以遨蕪恥日薄而德藝不經此其患二也民所欲也從而奪之所不欲也而覆聚之狼戾是逞威休弗恤怨讟繁興而通播日甚此其患三也減否弗甄井宅罔表行誼者不蒙福奸法者不被誅僥倖之心勝而善良之習孤此其患四也乾沒以竊公藏脂膏以眩衆聽羅網張於公門而誅求徧於部屋位以賄起而來者日競此其患五也四馬之弗閱餉秣之弗經無事則張雲炤以病人有事則望邊

而禡魄故赤子饜於豺狼而戌居鞠為榛莽此其患六也
 使六公者之政之修也而有是哉故曰吾觀于今而知六
 公之功德之大也然而予非其人也誠愧矣誠愧矣然古
 有之曰下習為吏視已成事蓋言乎其鑒也矧澤在蒸萌
 功在史冊炳炳有耀者哉自今而後殫力亢圖以無忘夙
 夜去其不如六公者上以鳩吾民幸也樹有尺寸之列即
 鳩伐赫勳之不敢期其庶幾哉猶前哲之遺軌乎如以名
 而已也則昔之人且猶鄙夷矧其能迪哲又矧曰能崇於
 乎尚其懋哉茲用敘述建祠之意而綴以迎送神詞俾時
 饗則歌焉其詞曰

桂殿兮蘭堂重門兮兩廊璇題兮刻桶宛虹霓兮翼梁辰
 良兮日吉擊豕兮割羊千秋兮報祀匪今兮伊始耄倪集

兮祠之下歌者兮鼓則鼓靈之來兮庶幾靈不來兮心願

苦

右迎神

靈連蜷兮以降前兩旒兮擁幢白馬兮朱纓佩玉兮垂鞶
 容既儼兮禮多氣則矯兮神暢糾鳩兮孰何奔走兮夙張
 曷究兮民思曷極兮靈之既願少留兮須臾哀我民兮引

望

右降神

民望引兮靈不留尸具醉飽兮既裸以酬前騶兮抗節兩
 騶兮服軻靈來兮孰告靈去兮孰謀日黯黯兮西匿風悲
 鳴兮颺颺鳥雀兮來下泣山鬼兮啾啾我心兮排側日日
 月月兮云疇之極

西蜀平蠻碑

陳以勤

皇帝續萬年大曆服英明神武高頴百王亦越股肱之臣

內暮帷幄真宣丕烈洪稜所暨旃裘辨髮之雄卉服雕
題之長莫不遡風仰流攝警請命維是都蠻蝟蜀傲上
馮員嶮塞矯蹇自擅時時制闖入內地燔諸我室宇屠
剔我婦子並邊諸邑數蒙其害惋痛入骨髓會大中丞
曾公以文武雋望被命鎮撫我全蜀王之日搯腕嘆息
上初政鴻明昭晰四方萬國罔不警迺茲小醜俾爲蠱尾
以螫吾吐時維疆圉之辜且蜀二面瀕夷德儉者弗誅
他且搖心殆非威邊輯圉計也時巡按御史孫公與公忠
義懸合詩善大同遂以其事下藩臬諸大夫議議成輒奏
皇帝若曰信茲怙亂其亟徂征之公乃符下諸將吏刻期
畢集而簡委左布政使羅君瑤計儲侍右布政使馮君
成能贊謀畫治餉則叅政王君宮用叅議沈君伯龍護

軍則副使李君江藩功則僉事周君思克以萬曆元年
春三月二十一日公躬如敘州秉旄鉞誓于師曰嗚呼
皇帝所爲推轂予者亦維是蜀徼赤子委于毒醜將極之
鼎灑之中則涼濯之爾等懋哉不則有常憲已迺謂鎮
守總兵劉顯爾故嘗揮戈從蠻中立功名茲其益恢乃
武以謝

上使過之恩以無替爾初謂原任總兵郭成安大朝叅將
張澤等爾毋折於專俾其整乃徒礪乃銳以佐天討謂
永寧宣撫奢効忠等爾世受國如天之福其竭乃膂
力毋二心顯等敬諾時所藉諸府衛兵若麾下募卒若
所徵諸上司兵粹於和壘者十四萬人鸞旗熊旗朝暉
立旬飲歡炯燧天聲所振嘽嘽如也洸洸如也公又進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一
總兵顯計師所嚮顯謂兵法當端堅殺九絲城賊勁兵
所叢藪難猝拔而凌霄都都乃其羽翼願奉幕府威略
先立幟此兩岩之巔然後併力九絲賊無異圈牢中物
也公曰善會謀言凌霄城為首阿苟所據顯間誘出急
縛之因遣別將攻下落豹諸寨五月初一日悉眾攻凌
霄拔之公趣進軍焚平寨高寨六月十八日攻都都寨
斬酋阿墨等於城夜拔之時我兵鼓行無前蠻眾死創
填槁崖谷而所鹵掠我境內氓自拔歸命者日以千數
由是賊大銷沮初蠻中酋傑者竊號署曰王而阿大
阿二方三其最魁點云當是時阿大阻鷄冠嶺阿二方
二集勁蠻守九絲勢甚蹙此兩地雄峙相望中間隴坂
幽窅虺蟠蜿引必鑿空而後可度而阿大陽欲就撫與

九絲賊陰相結為聲援偵我兵走陞中兩地將翼而擊
之諸將詞實不敢進公密諭顯等間持銀牌綺幣招阿
大以陰攜其黨留馬湖天全七兵牽掇之而別遣人散
招內官釣侯諸寨又厚犒遣降酋羅萬良等以為賊餌
於是諸寨蠻咸蹙跼顧望而我兵始得專事九絲矣顯
分大軍為五顯自將由黑帽山入其西成由印壩山入
其南大朝由得窰口入其東澤由穀爆寨入其北別遣
將由西南入與顯會以八月初九日俱壁九絲城下九
絲山形盤礴弗鬱上修廣可容萬竈而四面峭仄絕壁
立蠻中天險也時公責戰甚急我兵盡銳仰攻晝夜不
休止而城上酋亦殊死掌距環其山列柵削塹守以梟
鷲藏礮伏弩俯瞰我壘兩擊之以是相持不下者兩旬

前是土司兵調發習爲賊哨以金帛比臨陳乃逗撓不戰以誤我師師數緝公知之豫爲榜戒咸脅息亡敢翫者又散萬金募敢死先登士士踊躍思奮九月初一日劫忠自簡屏兵副銳者夜襲隘嘗賊賊力距乃卻初七日成都所部與酉陽宣撫冉維屏合賈勇直上逼鳳頭山幾至絕頂賊據扼不能進然遂倚奪其地爲營賊咸震駭醋台相告以爲官兵所未前見也翌日兩大注蠻以日者扞禦罷極會兩又九日禱寨不虞我兵至縱酒樂顯逆揣之陰戒把總吳鯨周於德平茶官舍揚正崇集漢土摧鋒兵千餘人夜半傳發乘兩卸枚腰絙攀挽而上未明斬守關者徑薄蠻所蠻醉驚覺起戰會夜蠻中相紛擊又爲我兵衝擊之自殘殺蹈藉死者無算而成大

朝澤等更合兵謀而前萬旅沸渭無不人人當百蠻不支大潰九絲遂破阿一方三狼俱逸出諸蠻寨而入巖箐我兵席勝䟽捕殆盡餘復奔鷄冠距我師二十二日成攻破其寨阿大逸出顯所部劉緹擒獲之十月十二日進破牯猪寨把總龔落手搏方三于陳阿二窮賊遠邇顯麾諸軍追至貴州大盤山擒獲之他遺孽亦皆根逐踵係靡孑遺都蠻悉平是役也下寨柵六十有奇燔營舍七千所擒斬俘獲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招安三千三百人拓地四百里獲銅鼓九十二面爲蜀漢時物他器械若牛畜不可枚數凱聞上大嘉說告

廟薦勲坐明堂受其捷百官畢賀已乃降詔晉公右副都

御史廕一子大學生總兵顯而下論功爵賞有差斬阿
大等成都市初戎縣以有都蠻得名公以蠻既平請于
上易曰興文并易九絲曰平蠻凌霄曰拱極都曰都定
印壩曰文印鈞侯曰降蠻鷄冠曰金鷄內官寨地廣衍
氣候甚善即其中列雉為城

上命之曰建武而環四方埴壤膏沃可畊遂均田授田為
伍設總兵僉憲坐鎮之隸以府同知一守禦千戶所一
社學一其他寨柵皆築堡堡設戍為守于是文經武緯
牙錯碁布楚柞之間歸然成碓鎮焉余惟都蠻在
本朝已入我提疆為編氓而逆節競于他夷此誠天誅所
不宥然成化間程司馬信孛襄城瑾統武旅十八萬費
金錢鉅億計牽師歷載屢乃克捷久之又繹騷如故何

成功之難壞之之易耶裔是用事者見謂難定率于徐
孺望藉口于撫以幸無事撫之不效則倉皇興擊而謀
律無所當迄以兵老財單靡卒緒業于是撫與剿俱頓
而賊滋驚矣公初至即蒿日奮袂必欲翦此而後朝食
當是時蠻已在公毅中比計定而發所用兵視曩者大
征什減二三費不及什一然卒不淹時日而殲群醜若
剗羊豕舉雄關若摧枯莖一何神也微夫精忠嶽立英
略規運以濟斯勲不亦難乎當蠻既平或謂稍樹其種
落勿絕之公曰絃不易則音不調根株不拔拱葉將復
生遂決茨埽更瑕跡之習一以中國郡縣文法存定之
彛者霾曠嶮崎之域一旦劃為文明廓為清夷自此繼
繼承承于千萬禩無纖介之慮又何謀之遠而周也語

四川通志卷二十一
三十一
云有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公所謂其人哉余覽史冊當唐元和間淮夷逋誅
獨裴晉公襄神斷克清亮懋而諸葛武侯網紀南中以
輯夷漢至世世讐其天威今以公之跡推較前古其用
師英斷法晉公其規廓疆理無遺英法武侯千載英雄
之識何較然畫一如此而公以書抵余則曰茲非鄙人
之能乃

天子神靈變化廟堂石畫所經營也詩不云乎顯允方叔
纘荆來威又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歌武功也然非宣
王建中興之業任賢修政即方虎欲展壯猷奏膚功其
道無繇公之意蓋在斯乎蓋在斯乎會藩臬諸君來請
余文以旌公伐遂悉紀其顛末而摛其聲詩以附采芑

江漢諸什將令

皇朝義征之烈鏗旬霍耀垂之哀齋匪徒繫西人無窮之
思尔銘曰維蜀徼土夷窟其中山川隔閼自漢始通獮
彼都蠻尤怙巖阻狎爲不諱主母蔓我圉迄茲釀害逆命
驕天擗噬狙攫諭之罔悛我尚包荒蓄武未究彼昏鞠
頑踉蹌而闔公之戾止奉敷成威靈謀維金石斷則雷霆
露檄上聞以請薄伐

皇赫斯怒錫之鈇鉞公拜受命麻匪康厥居卜日于邁以殄
寬渠乃誓于師萬旅畢奮指授群材如臂斯運鋪敦義
乃為虎賁鷹揚朱整日麗玄甲雲翔天戈一麾先魄縮挫
擬險則夷摧堅必破既翦陵霄月旋芟九綵陪彼妖姦樹
我靈旗二三逋孽伏不聳怖左跳右跋逞其螳怒載揚

我武往旻其吭或就徽縻或膏刃鉞載鬼載犁如錡斯
下難落焚巢丹霄絳野乃究乃度乃誠乃隍以控於喉
屹我金湯乃闢叢榛樹之間泉狼烽既投桑土斯徹乃
輯遐吐噢咻其瘼尔安而棲不逢不若厥壤之沃而廬
而田昔也虎穴今也龍編吉語四流昨歌且舞而今而
後橐弓卧鼓爰始軍典厥日靡多儵起呻吟化為清和
維公勝筭風雨莫測掀暄撥霧功在漏刻捷飛凱布貢
厥蠻寶高秩厚蔭以疇乃庸公拜稽首

天子聖武臣奉廟謨克寧茲字

帝曰忠哉朕具尔思孰是勲勞而可擬之我求古人維葛
維裴翦亂定荒是曰雄才公功之烈載在鼎彝公澤之
龐浸于華夷朔有燕然南則銅柱我銘西垂萬年之固

平蠻碑

任瀚

夜郎為寇中國僭稱侯王自莊躋畧西極以來軍法所
不制蠻中推夜郎部最號梟雄是稱都蠻竊據捷要
害四塞險絕緩探虎豹所宮即有孫兵提重兵壓境賊
高客軍處其下如人射鵬雲中決皆向空巧力俱喪故
先朝諸將戰守多敗屈失利常置不問
明興二百年間王師西下討罪前後數百戰訖無成功
憲皇帝嘗勅大司馬提軍十八萬駐境上師老将罷纒傳
一捷然所耗傷甚眾得不補亡今

聖神文武皇帝嗣位朝覲萬國薄海窮裔包奉貢獻無敢
後時唯都蠻擁部落橫行寨下數寇慶長高琪筠戎漸
逼欽瀘所到疆土盡赤剝岬人血肉以鬻邊野死無

弔殿中丞開府曾公上疏言臣待罪西垂不能絕國患無所稱塞意旨願將戮乃破虜緒其巢略地以聞

皇帝下閣臣議維時元相張公集百官闕下言蜀在中國為西南重鎮叛不速討諸夷將望風起事蜀豈得全百官多以蜀道艱難什倍准西塞北噤不敢發間有以漢武使唐蒙略通夜郎事對公厲聲言兵不擇地惟其人吾將以一中丞取夜郎若走雷電可橫架立辦所不成者吾不得復平章國事遽入奏

上取進止詔遣使授中丞弓劍節斧行大將軍事聽自擇官諸不用命者其殺無赦中丞既受詔督軍夜郎以左布政使成能參政官用參議伯龍兵巡副使江僉事思克咸入贊計畫暨知府大壯等分局受事表請以南中

軍都督顯為節帥統制諸軍以故總兵成參將澤等二人為偏將自宣撫効忠以下咸聽節制會顯以往事論列當罷賴示相知顯自少從蠻中立功蠻故憚顯威名且臨敵易將非便得不罷由是顯益感激思奮願以身許國賊不破不敢生還元年春三月中丞南嚮擔師授要束傳令軍中無殺降無縱亡匿有敢贖賄市奸宣漏風指坐以黨叛伏誅臨敵首鼠攜貳逗留進退者其斬以徇擔已密進顯計師所嚮顯議九絲城蠻中都會自比幕南王庭夷漢土著無賴亡命所歸地深阻不猝得拔凌霄砦九絲便門都砦比東雷先擊便門次東雷即王庭早晚可得獨凌霄王阿苟最桀黠蠻所怖畏然喜貪賂遺封爵使通老啗令下關執其王并六酋帥以

獻群獠奪氣夏五月軍襲落豹設伏擒四賊將取惡淚
坂進迫鹵營顯以牙校鯨將銳卒五千與成澤軍合圍
連決十餘戰城破賊敗走追斬二百級誅名王阿么名
賊將六七十人梟其頭夜即都市夏六月以鎮雄兵三千
攻落亥鯨軍藍澗坂襲洪崖成軍董木與鎮雄兵犄角
火蠻巢千餘賊迎敵決殊死戰執其兩名王斬首麾下
盡收都岩部落秋七月始計取九絲城城據夜即西山
兩壁對望中阻長谷軍入谷兩陣夾攻無得脫者厓稠
斗絕四十里三雄王壘其上控弦數萬王皆疆力曉軍
事慣攻戰聞別柵既破益防隘拒險巖矢石塹牢自衛
顯使間諭三雄王大將軍用兵如神聲號聞海外今以
十萬師推兩岩如搏雛鷄理豈得逃能先事降我詎待

以不死蠻懼且遲回觀望不決部下乞降者二千三百
有奇秋八月令募郡國敢死惡少年增兵至十四萬公
按兵法分五部進各將二萬八千以行營副使江監督
諸軍事顯仁威引兵入黑帽軍其西斷呂部烏蒙永峨
諸路成將所部出印壩軍其南以當芒部越雋牂牁澤
軍出穀爆陳其壯以絕冉駝董卜韓胡韓似甫軍得也
口陳東北斷其內寇使毋猾餉道毋阨儲胥以資寇食
任繼祖軍西南與顯兵合五陳環絡如連珠緩急相應
兵既會賊出勁卒鏖柵下十餘遇皆壯始退保兩壁間
乘城轉石發標弩下擊狢狢如電霰不休時鬼方多溢
兩玄霧晝冥鹵堅持不下秋九月公傳檄責戰厲甚用
顯計令軍中厚賞賚土漢衝鋒死士使夜襲城會鯨等

將顯所用謀夜入帳中見顯謀言蠻中以九日作社推
牛大饗且見霖潦無搏戰理將弛兵酗酒自放顯密諭
諸將宜出不意迺夜發猿臂軍千人乘飛登岬枚取道
間關霧雨中遲明進薄城下斬首門外破關以入諸路軍
烏銳為節刻期會戰起寅至午所格殺貫戰數百人賊
大披靡前軍引火炬燒城中囚千餘炎燄張天賊勢窮
赴火墮崖谷死者數萬雄王皆棄壘走分兵大索冬十
月取次就擒都蠻至是盡滅計先後攻下城柵六十有
奇擒王三十有六俘斬四十六百有奇略地四百里還

報 闕庭

皇帝御皇極殿傳制曰國有戎兵予不敢臆決維朕元輔
忠亮以身 繫天下安危不問海內聞有作難惕若蹈

行陳中罔有寧所乃西事告警獨許爾中丞可屬戎政
假爾大將軍節斧授之成筭諸有所關決無弗汝從維
爾中丞哲肅勞瘁封疆能策諸將士破鹵王以速成不
功用奠西鄙康靖我國家克稱朕意其晉爾右副都御
史顯以下爵賞有差其以九絲城為建武城置府衛兵
下控西南夷落命所司伐蔡蒙石勒朕之武臣功使能
賦者銘其勞聲諸永世其辭曰天王神聖威加九夏燧
胡為者坤之社其山嶂岫谷嶺閭鶯叢開國來百戰不
得鬼其讎之聲在野狸晝號守獠不庭戒邊櫓國有大
盜問元輔其誰使者徇西七殿中有承既文且武願假
旄鉞斬桀虜丞弋飛檄怒濤發英風颯爽能起邊城八
萬四千戰死之白骨筆籌亦贖肝膽壯勁氣直上蒼龍

關雲旂雨旂盪摩日月墨王厥廖王落豹焚落控鉅
長鍛夜擣雄王窟三十六王碎頽顛土有賸壤戶有降
卒盡蘭靡莫咋舌不敢垂楫榆叩笮磔狗飲血斷出沒
噴雀入淮化螭房雉入海化蜃光寇盜得險化侯王宵
宵建武城列雉天一方守者非忠賢能無化豺狼蜀有
大險上為劔閣瞿唐割據自古昔可獨閭夜即誰借明
王三尺鍊為君世代誅豪彊蜀不割蠻不屋蔡蒙補天
之石高萃律長與乾坤鎮南無使三十六王城下鬼夜
哭

平蠻碑

李長春

明興洪武二十七年犍為郡臣以戎棘上變
高皇詔設守禦所與以衛兵而令犍為自葆沈當是時經

略西南夷有端矣已上變者再至始命征討事然第撫
聞帥主之未嘗遣將軍如漢使馳義侯督八校尉擊破
之也以

高皇帝威靈威此曾不當一劍之任乃

上意故緩之示中國廣大不以法盡外徼也未宣而後馳
結耕田者滋衆君長以什伯數笮馬髦牛祁祁布山谷
間勢豪舉矣顧時時盜邊侵畧旁小邑邊吏不能誰何
于是議誅鋤議誘諭或大將軍提兵或中丞部使者發
人徒攻擊蓋旋服旋叛莫得而制云隆慶中屢起內訌
至號假王張赤幟橫行楚道上荼毒浸淫內且沾危矣
先帝采科臣言有詔問平蠻狀撫臣條對方略因徙驍將
自黔中入蜀領其事居頃之會

今上踐祚念

先帝北降胡南平越見以爲愜於志獨釋西南長弗誅意尚默然也乃拜郢中魯公爲御史大夫行部巴蜀諸郡屬以平蠻之後

制若曰師出必一大剗毋憚深入徒襲招納爲名高以畜亂宿旣爲也繇是闕

上隆指在摧陷廓清規恢

先帝遺緒且令蠻夷知漢法若雷霆一震則糜爛矣公至謀之部使者扶風孫公因檄下文武大吏徵兵轉餉期三月畢會又檄冉駹諸酋長各率所部兵以從旣如約躬虔秉鉞陳師而盟誓不以蠻夷貽

主上憂失父老子弟之望以元年五月庚辰一戰凌霄城

破之六月丙寅再戰都都寨復破之熨人失此二險臂大折毋論唬魄矣乃糾其黨入保九絲峭崖絕壁操捷之夫緣縹升者石受趾不貳分益之排柵列塹固若重甯曠穹下馳密于隕空之兩彼謂漢兵從天下始擒也公購死士夜縋取一道上大軍躡而登奮挺叫囂聲放放撼天地熨人方枕藉自堅不虞兵之飛度自餓王以下皆駢首就誅爭蹂躪以死鹵其金鼓標弩馬牛以萬計是在九月九日也公復自省其山睹首虜澤量空無遺燼乃獻狀 闕下詔晉公副都御史錫之廢餘爵賞有差當凱奏至交戟之內靡不誦

天子鴻化神明威靈殊俗而謂公丕創未有之功爲社稷隸也夫戎熨在西垂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行盜侵駭習

以爲業自古記之矣乃其地沃腴宜黍稷馬牛膏彘祀
內地倍什之三一有武斷冠者出則鳴鉦擊鼓推牛醢
酒召數什百人爲高會會已輒拜下之伏其令故食肉
曳繒之外有磨旗舞槃鬪邊邑圖逞其曠心耳此可
縱被跳梁賞之不問或聽其詭譎數藉歸撫之名以饜
死哉公所爲擱然勒兵與部使決英贊之要以剗削
本席卷雲徹毋餘後苗也聞始一再破凌霄都都塞軍
走多襲道謀欲引已事爲解者賴公石畫已定卒莫能
搖迨九絲之戰人人自危非公乘利席勝驅之必入孰
肯快心死地足不還踵哉功偉矣功偉矣在昔羗零之
討後將軍每圖上軍冊漢廷議臣初是者什三中什五
取後什八宣帝獨格衆議一聽後將軍所爲故羗虜迄

以計碎曩公所上書

上皆手詔賜報許以便宜卽有下公卿大臣議者亟言
計可必用不以終始兩辭等後將軍所遇大過之矣彼
所俘斬羗虜及降者不下四萬人較之戎焚稱是而振
旅之後尚爲帝陳兵利害且薦護羗校尉可乘城者公
茲纚纚譚善後事復請命驍將鎮撫其地勿更他徙無
異金城之畫乃知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之臣其握
筭固自同軌哉若

上英舉睿斷益跨視孝宣遠矣是役也公駐師郡中踰八
閱月郡守廣陵陳公旦莫奉公畫諾今所列兵事本末
皆其耳目睹記者故授簡內史氏屬之紀伐述勛垂示
罔極云辭曰自昔巴蜀崛起棘夷辨髮雕結舌侏離

懸崖天塹雄盤嶮熾人耕流種既飽且嬉乃揭微幟載
弄長鉞磨牙吮血闕剪西垂砮城擗邑漂鹵橫尸搏戰
一敵邀我招撫狼心狡獪豕毒淫滋維

皇震怒捷伐興師桓桓我公簡命疇咨寨旗杖鉞帥彼熊
羆牂柯夜即酋卒分提凌霄初裂都都再披鹿奔鼠竄
憑陵九絲縋城霄突一鼓畢隳梟獍殄絕魑魅消糜如
朽斯拉如鷃斯馳疆場既斥士女用嘻往阻邊徼今關
皇遠濯濯勳烈我我昂昂有鬼者爵

皇則賚之有靖者土氓則戴之百千萬禩我人永思

重建塗山禹廟碑

曹汴

今川東兵憲田公之駐節我郡也開忠益之賓亭廣咨
諏之使務於是於郡東塗山之麓得禹廟舊址與元臣

劉志道所題廟碑馬顧碑漫缺不可讀乃又於郡志得
元臣賈勿巖所誤碑碑引東漢郡志及華陽國志諸古
籍辨禹之娶於塗山寔茲山也其會諸侯乃在會稽塗
山而世遂以爲娶於彼非也其考既明備而核足破近
世膚聞之誤而文復爾雅可傳於是公讀之嘆曰昔人
睹河洛而思禹功矧梁岷之高山迅川其利鑿疏導之
難殆又倍於河洛而今之享既藝之利而被安流之澤
者顧漫不知思禹功也乎縱令禹非蜀人其娶非塗山
猶當郡爲之祠廟以報厥萬世永賴之功而舊籍之可
考班班若是其舊址遺碑今猶儼然焉而顧坐視其鞠
爲瓦礫草莽之墟此豈非觀風守土者之責哉遂毅然
亟爲重建之舉乃首以語我郡守朱君君遂率郡二倅

與邑令尹躬視其址以復於公公乃隨以督建之役委
之衛使陳嘉勳且復親為之指授曰是舉也基視舊址
宜拓三之二庶廟貌宏邃足壯觀瞻棟宇宜掄榱桷之
材庶無速朽足垂久述禹位宜遵洪武七年帝王廟例
塑衮冕坐像庶謁者如見廟益藉以尊嚴然茲山以塗
后而傳禮宜台祀顧像則弗典仍宜前設木主二一稱
夏大禹神主一稱夏后塗山氏神主庶禹不獨血食而
山靈亦與榮矣第其役計費吾帑贖之餘若下而足以
此構材以此募役可毋更役夫里一人也授既定乃遂
移上撫臺鍾祥確菴曾公按臺徽州環一郭公既後先
報可而為時分守少參公方駐涪陵公復以其事告之
亦欣然贊焉於是嘉勳日在工督建唯壘而城野之人

顧晏然若不知其有興作也蓋拓基於萬曆甲戌之冬
十有二月至乙亥之春三月廟乃訖上廟基凡為臺三
臺皆甃石為之前為門凡四楹躡級而上為亭亦四楹
亭後左右各為房亦各四楹再躡級而上始為廟四楹
而廟地勝棟隆後依朝曦之華面邑郡基金碧之秀龍
門抱其下塗洞峙其左遮灘障其右殆儼然古塗山國
之故宮而禹之像則攷宋人所刻聖賢遺像為之復謁
然錫圭告成之度如圭也公是諏日辨香爰率郡邑長
二恭謁於廟而告成事退乃顧汴城墟命載筆焉既而
朱君復以公意申命之而汴遂無容辭也汴唯賈碑塗
山辯甚詳顧未暇及塗山氏之賢之有功於禹也按漢
劉向列女傳稱禹之治水而南也塗山氏蓋賦倚南之

候其後周之二南寔取風焉及生啓禹弗子塗山氏獨能教訓而使之化至立庶子之官以翼之故禹不惟獲告成功而卒至啓能象賢繼世以有天下善乎遷固之敘三代后妃之助曰夏之興也以塗山然則其今日之配享茲廟也固以其生茲山之故然寔祀德祀功之舉所弗可遺也汴故繼叙之用補前碑之缺庶昭公之舉也殆不獨使巴夔之間睹廟貌而思禹抑將使聞塗山氏之風者化不在周召之南而在川以東矣其有禪風教豈小哉於是碑方擬登刻而學憲沔陽陳公適校士至未幾郭公按部偕汪公至聞廟至咸後先登謁於是一時塗林之旄無不躍然快觀也然公之意以山在江之東岸猶石紐在蜀之西岷皆冠蓋之所弗經故其傳

不甚著也又欲倣之神禹鄉邦樹石南紀之衢題以塗山舊國以告觀風者而公去郡矣至是柱史任公來代公兵巡於是朱君具以事白焉任公乃遂諏日登謁且面授嘉勳亟成公之所未及備也而朱君亦以是月上丁四日登修嘗祀以肇歲典噫山何幸於數千載之下有茲曠遇哉汪公名仲川系黃岡田公名子堅系永寧任公名惟一系盩厔朱君孟震系新淦其郡二趙侯方立倅盧侯晉梁侯棟朱侯崑推王侯邦俊暨邑令鄭侯宗學或與經其始或樂觀厥成而嘉勳則重慶衛指揮僉事蓋終後獨効勞也法故當備著於篇

祀大中丞集齋丘先生碑 陳宗虞

郡錦屏山之陽有見素林先生祠先生閩莆田人正德

四川總志卷二十一
間巡撫蜀值鄂監煽亂突通江境上先生單騎入諭賊
營賊羅拜聽命去後底定日論功者祠先生此山事在
郡志越三十年間又有晉江集齋丘先生者來撫蜀先
生威重峭直如山壁立蓋古所稱忠正義烈人也蜀阻
天未法久易弛其時寵賂大章吏道谿壑民頗脂膏次
骨矣先生甫下車露章其尤者擯之所在望風解綬者
數數去乃治理一清閭閻甦息若松維特領奢肆不法
先生日以烽戍爲虞亟上書請調舊將何卿氏來詞甚
懇切後二年白草亂先生言驗

肅皇帝竟用先生議以何來平之則功實洪新至今人加
額焉今年乙亥象川林公鷺坡秦公同觀察蜀來謁林
先生祠則慨然有念于丘先生頃謂陳子云二先生固
皆以道德重余鄉鄉人士宗之今其來治蜀並如是
謂窮養達施者不爽矣則以丘先生配林先生享不可
乎願吾子論之陳子曰夫禮稱法施惠擇則祀之如此
矣矧二先生其里同功德同將精爽必有合也則茲舉
竒典哉顧余俚人惡能文然先生入蜀自益門來乃駐
車闕虞在諸生中曾又睹記先生所行事至今凜凜尚
豎人毛骨云先生出利路家髣蒼頭見前軍壯士披綺
裘頰華索而服之明日先生覺矣勅二牙校立縛蒼頭
斃之一擊牙校者舊識余曾以訊之猶緜談色顛魁然
道湔血時狀也嚴哉從事某奉藩省檄監貢方物俱黃
封大犢轉運郵置先生訝其充斥甚必有假借貨貨其
中者從道上檢發一二果得他囊索雜貯廢之即吾郡

倅某物也先生怒曰此何論黷貨哀積乃詐其私敢瀾
供御亦臣子禮法舛極矣以是追逮從事付之理即日
倅免官去郡附守禦二三散騎曾能柔曼善媚刺取委
使却作倚勢力漁獵人不遂則釁端立成響答伎害郡
苦之猶之伏豺虎堂奧間也先生初入境即不知何從
伺察具得其奸收之榜堂下則虞方在摠謁時目擊者
夫先生閱烈遐軌運治掌上即三事何足紀顧神明激
叩之概可窺規摹大都矣二公眇然相顧語以陳子言
當先生也為擇日附先生主林先生座上封少牢舉玄
鬯祀之然去丘先生十許年閩又有葵峰黃先生者來
黃先生飲水大節在海內其當殿工大木蜀人困憊採
取之時所錯置皆省惠甚也夫巴之人則何脩而敢

闡諸先生者源源如是今黃先生鼎盛當宁不時顧問何
敢議祠祀顧俱萬千祀不朽于巴者也陳子為之辭辭
曰星紀挺曜海儵翊靈實薄東南鬱蒸七閩儲精彥聖
崛起斯文於皇先生命世是生如彼嶽降則甫及申承
會嘉運應期維辰常伯允陟恭階既登

帝厯西顧授鉞來征牙帳赤霄實代天行膏澤甘澍號令
風霆聲教孔宣藹敷陽春如草必偃若苗斯興允洽兼
濟既調大鈞爰傾士女亦泣鬼神赫哉林公軌道同倫
賢信有方德則必隣何況旋踵更復黃君南轅芳躅後
先相因五十年間如世而仁瞻言諸叟何生必闡天則
厚幸寵靈巴人矧今觀察志俱丕承我題其銘悃悵餘
勳不寧墮淚庶昭典刑丘先生黃先生載全省志林諱

一新丁丑進士按察使秦諱舜翰戊辰進士按察僉事俱晉江人

宋特進左丞相贈太傅忠肅虞公神道碑銘

虞懷忠

宋紹隆之際有社稷重臣曰虞忠肅公巍然為百代標表云公諱允文字彬甫其先系出唐文懿公世南後徙蜀隆州父封秦國公棋登進士第卓犖有大度公事秦公及母太夫人甚虔謹母歿廬墓側白鳥來巢時稱其孝感公紹興中舉進士知渠州時秦檜當國忌蜀士檜既歿公乃以薦召對論士風大槩言以文章進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上嘉納之除秘書丞遷禮部郎官時史浩擅權主和議誤國是

公力言和不可恃備不可弛淮泗之防不可稍懈已而金亮果敗盟自將兵百萬渡淮中外震懼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一戰而犇兩淮盡失金軍大臨采石公受命犒師時虜騎充斥我兵星散公以忠義激勉諸將或謂公宜灼幾自固則正色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收散卒布陣列戈舡為五部分甫畢敵大呼謀絕江而下直薄采石公帥將士殊死戰遂大破虜亮趨瓜州為其下所刺捷聞上大喜曰允文忠義出天性朕之裴度也上至建康以公充川陝宣諭使時史浩議棄德順三路公疏力爭不可湯思退議棄唐鄧海泗四州公復力爭不可凡所言皆關軍國大計朝議絀不用公亦力執不撓乾道初兩叅大政及吳璘卒復以樞密院宣撫四川上書聖主得賢臣頌賜之乾

道五年大拜公輸忠輔導尤如意士彙置材館錄一時名
士如胡銓王十朋趙汝愚洪适汪應辰周必大李燾皆推
誠薦引又言朱熹不在程頤下宜登用之必有啓沃之益
秦誓美大臣休休有容以能保國家黎民其公之謂哉忠
嘗綜核右名碩無忝為大臣者於唐得狄懷英裴中立於
宋得寇平仲李伯紀是四公皆以章縫儒生功安社稷而
忠肅公屹然奮翬其後實與四公異代齊名其所遇之時
不同其心一也謂公為宋社稷臣諒哉予家先中丞叙次
譜系寔出公後茲予按蜀道經仁壽展謁公墓泫然歎歎
慨慕公之流風邑尹梁秉禮為崇封樹清出祭田五百文
令僧人法旺佃種以供時祀又伐石丐予言予竊惟人臣
致身匡國安常處順以抒猷制勝其成功也易為力唯當

效焉跳梁大兵犇北國事貼危之日乃能出其忠力推
強虜以措天下國家於泰山之安此非才與誠合以社稷
為已任者疇克臻茲哉予每讀宋書至忠肅公傳未嘗不
歛襟正色若挹覩其侃侃然堂堂然也公真人傑哉秦公
阡表茅有任文文史子茲復為公碑而系之以銘銘曰猗
忠肅公矯矯人龍忠弼丹衷氣凌白虹紹興之季儉壬登
庸公排其奸如草偃風金亮孔熾窺我淮泗戈船千艘
猗萬騎樞臣鼠竄駭將孤避公摧其鋒如虎驅兕乃梟黠
虜乃固宗社克殫動勞不遑夙夜德順唐鄧均不可舍公
謹其言如日照野綸除大拜柄握中書材館有錄賓榻無
虛熹銓朋愚皆世大儒公薦其賢如茅連茹中立克蔡懷
英討賊平仲我我伯紀屹屹公兼厥美亞崇厥德穆如清

風赫若皎日隆山之鄉皇塔之陽王歲千禩金甯萬霜德馨未沫厥后克昌於鑠敷庸視茲銘章

定遠縣胡公祠堂碑

張佳胤

定遠之祠胡公也凡二十餘歲云今年郡侯臨川傅公走使五千里外抵書上谷納篚於不佞佳胤且其言曰故令胡公為德於定遠也久恨不及考見當時治功幸徵於其祠祠故未有記其事者敢微一言以信百世不佞謝曰微郡侯言胡公不佞故識之也當公尹定遠在嘉靖庚戌間不佞始成進士以使過其境公觴不佞於郊而嘆曰不腆敝邑察察三戶故元一殘壘耳先王辨方正位保民盛民之謂何而苟陋如此吾將從事藉卜用永地於新邑於時不佞從吏之越六年不佞為曹郎

復以使過其境百雉言言則公造基今理矣公留不佞信宿日登陴指點江山陰陽之所交廟社署廬之所止經緯織悉即使主方氏操圭量人秉筭有不能殫其智者不佞舉觴前壽曰公畢精神以為定遠建千百年不拔之業此公之桐鄉也公謝曰異日者而吾民果能為桐鄉乎吾死可瞑但以言累下執事嗚呼此乙卯仲冬時語也不佞又何能孫不文耶胡公者名濂字深甫人稱為淝溪先生楚之崇陽人舉嘉靖乙酉鄉進士始定遠得公時見其癯乎山澤姿也與乎撲直容也訟師嘗以辭黠胥嘗以文頑民嘗以負豪宗嘗以好公佯若中其嘗者徐為立科條運耳目敬老矜寡而又櫛比其俗輸為限役為等脩恭儉汰苛冗廉察大猾為公私蠹者

不以假三尺諸掌者咸潛伏屏息而公恂恂猶是也歲時行鄉落勸農力耕教積貯禁婚塋讌會因俗示禮而去其奢朔望申

高皇帝大訓延見長者問所便苦暇則群師儒考治經藝與鄉鄙保伍之法公曰民庶乎可使矣遂遷邑大興人徒遠邇之民勿傲從康山澤獻材萬姓獻力大家世族無重遷無浮言公爲償其材程其力而相忘於勞城成四民之接較摩肩出藏於塗市者揮汗可以爲雨其人亡之舉於鄉若春官者雲蒸颺發視舊邑之興衰相去又何但千萬已哉公敏幹博洽尤精於天地之學甲寅大饑公糴於鄰賑之而民猶洶洶公爲禱忽號於衆曰吾仰觀於夜水氣制大雨在眉睫汝勿譁衆大雨丁巳

三殿災徵材於蜀下令若東濕公以才望受臺使者檄得督諸州縣事公扶烏藤扱兩芒屨鑿空通道擲沐瘴癘審勢計實諸州縣咸受要約梗柙豫章以谷量之乃竟用勞瘁病篤起語一二吏曰某山之材宜某水某水之險宜某時即我死惟勿替我命廢縣官事絕不及他語且曰我死必塋我定遠爾定遠子孫世世勿相忘言訖而逝計公一官九載不得調公亦以官爲家邑民無遺形亦無遁情有所事事僅以順氣指使刑罰案牘幾不復用公子定成進上今陳臬在蜀道德文學克紹休烈以發公未究之志公之食報也厚矣始公卒訃聞於邑出之人如喪考妣爲之罷市人人肖像祀於家未已也又爲建祠於縣之東凡若干楹更請奉公治命葬於邑

如桐鄉故事母幾公之子竟扶櫬歸楚邑之人僅得奉
公像伏膺蒸嘗瞻拜泣下而公之靈爽時時在焉凡邑
人之出入飲食必告告必應先是乙丑妖賊起陷城公
神降於民間余統曰昔我軍路藍縷東章西亥以相度
茲土新造爾邦守臣不忠弁髦我民以城予賊若亟為
焚蕘數千我將滅之越二日保伍不約四集眾賊若或
驅之就戮賊遂平張氏一蒼頭以禦賊立木繩其杪忽
墮於谷竟無恙問之曰幸賴我胡公嗚呼公而生也其
神運於人公而歿也其人依於神公貞神君哉不佞乃
系其畧以報郡侯然公楚人也習為樂章其聲則楚俾
刻諸石歌以祀之其辭曰

靈匪躬兮絲綵眷故都兮鬱伊樂宮兮山椒枕流兮

白水湄梁文杏兮棟柱垣瓊玖兮繚之筮陽巫兮大
招靈連碁兮雲之際深玄霄兮庭燎恍君蒿兮含睇

右迎神

驅飛廉兮豐隆靈翩翻兮其來下胡翠蓋兮桂旗駐
蒼螭兮文馬覽往蹟兮了四周撫父老兮弟子伐鼉鼓
兮灌鬯升肥豨兮舟益凄金石兮瑟琴舞巴渝兮皓
齒靈偃蹇兮澹忘歸夜何其兮樂只

右樂神

恍若靈兮告予惜良夜兮將旦御墜象兮騁鷲捫星
斗兮歷亂指黃鶴兮武昌乘雲雨兮巫陽靈舍予兮
何適生眊昧兮心傷拳霓旌兮不可留望天路兮悠
悠悵莫悵兮茲夕繼莫樂兮千秋

右送神

都御史曾公去思

記

周倣

大中丞確菴曾公

蜀三年

天子召為兵部侍郎公

命過行邦之士民老稚

告于周子以紀其

其詳父老喟然

道惟都蠻最巨

朝二百餘年十一征

嘉隆間蠻勢益熾

幾無噍類惟我

曾公訂謨勝筭

追思功德不置乃謀誌之不朽遂

事顧倣黷淺不能究識其大乃問

稱曰吾蜀三面臨戎其在東南

憑恃險阻滋蔓難圖自昔然也我

而功不竟覆師道途者何限此至

屠劫之慘未易名狀而敘瀝赤子

再克九絲歷代梟鏡三月

再克九絲歷代梟鏡三月

十萬餘畝列嶂乘城張官

置吏荒穢之取殆比于中

風喪魄稽首請命古今用

此者吾生得以釋戈操未

大矣請書之播紳士大夫曰

歟之盛也學之詭

也德之偽也四者皆厲民焉

而世未知也自公之蒞

蜀也彰善表忠斥回屏慝而俗之

鮮矣準古範今崇雅黜浮

而學之詭焉鮮矣言必稽行貌不違心而德之偽焉

請討一談而克凌霄再克都

蕩平斥境四百餘里拓田

置吏荒穢之取殆比于中

應諸番叩棘之雄莫不聞

兵未有神偉貽謀之善若

徽福于太平之世公之賜

蜀之患豈獨山都夷哉俗

也德之偽也四者皆厲民

蜀也彰善表忠斥回屏慝

苛詢瘼責實而政之盤焉

而學之詭焉鮮矣言必稽

鮮矣故公德之式也學之

矩也政之表也俗之風也

而學之詭焉鮮矣言必稽

鮮矣故公德之式也學之

行此四者于天下無兵焉可也蓋書之他日見潘臬
大夫做以士民之言誦之諸君曰噫哉斯舉也見厚
道焉夫公負文武之猷撥亂開濟以匡世運其功烈
閔遠未易數也然其道則惟誠焉爾矣始蠻之征也
衆難朋興以爲必不可克惟公戡定之略素預于中
但知以順討逆救民水火而險阻艱難一切弗恤故
能聲臯倡勇神人孚贊而亟奏膚功如此假令當時
公稍沮于羣言徐議弗決則蠻益得以為備而諸番
犄角効尤其禍寧有已耶公之注措畫一凡為蜀人
根本計一以誠慤之心蒞之類如此自今樂利之澤
將被于永世豈獨繫一時思慕云乎哉周子聆其言
而繹之曰允哉政道一也士民之言功也大夫之言

本也書曰至誠感神公實有焉詩詠甘棠吾蜀人之
心也遂次第其語而書之以勒之堅珉公楚之承天
人筮仕爲當順令其勛德炳耀將播于金石紀于旂
常蓋未艾也茲烏能盡其大者哉竊比于里巷之謠云